

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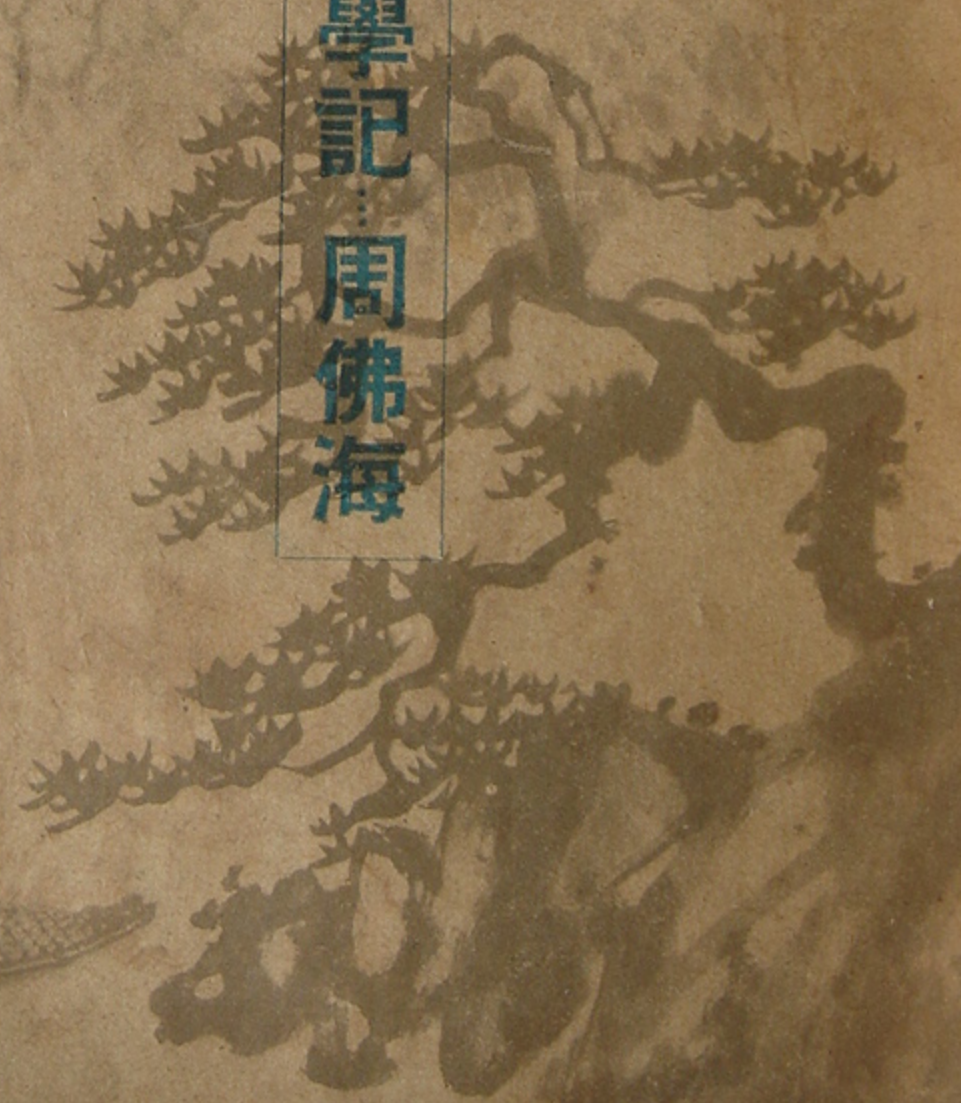
第 三 期

特稿
苦學記
周佛海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邱壑矧乃歸山川心
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
豐暇豫翰墨時聞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
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閤執戟亦以
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 謝靈運 ·



總行

分行

杭州支行

分行

掛號：五五四四
電話：

此書之內容，係由作者羅振玉氏遺墨所集，其內容之豐富，實非他書所能及也。其內容之分類，如下：

一、苦學記：原稿之首頁

二、雪堂自傳：作者羅振玉氏遺墨

三、羅振玉氏遺墨



上：『苦學記』原稿之首頁
 下：『雪堂自傳』作者羅振玉氏遺墨
 左：羅振玉氏遺墨

古今第 三期目次

古今第三期目次

苦學記	周佛海 (二)
閣下之誤 (爰居閣勝談)	梁鴻志 (九)
蘇遊散記	朱樸 (一一)
記爰居閣主人	經堂 (二三)
龍堆雜拾	魯昔達 (二五)
雪堂自傳 (三)	羅振玉 (二二)
談英國人的迷信	微言 (二七)
崇效寺楸陰感舊圖考 (上)	張江裁 (三二)
香港的雜誌	夏曼 (三七)
補談汪容甫	邱艾簡 (三八)
覆吳稚暉書 (古今文選)	章太炎 (三九)
編輯後記	樸之 (四〇)

封
 『苦學記』原稿之首頁
 羅振玉氏遺墨
 羅振玉氏遺墨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出版

社長 朱樸

編輯者 周黎庵

發行者 古今月刊社

通訊處 南京時代晚報館

印刷者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總經理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本刊月出一冊 零售每冊一元

廣告價目	
後封	五百元
正封	五百元
裏頁	四百元
普通	二百元
全頁	一百五十元

本刊正向宣傳部及上海工部局申請登記中



苦學記

周佛海

僕兄屢次要我為古今寫一篇東西。提起作文和講演，我現在比甚麼都怕。因為還都兩年以來，以前所期冀，所談過的事，大部分沒有辦到。全而和平，遙遙無期，國府強化，尚待努力。所以我決心就自己的本位，就自己的責任，一聲不響的一點一滴的切實工作，非萬不得已，一不作文章，二不廣播，三不發表談話，四不公開講演。因為以前說的話也太多了，既然大部分都沒有實現，還有甚麼意思向大眾說話？這便是我年來的心境。

不過古今的文字是軟性的，僕兄又再四相托，所以乘着星期日比較空閒的時候，把幼時苦學的經過，再來回憶一次，一則可以借此自己再鞭策一番，二則對於現在在困窮中的青年，也許可以相當的鼓勵。

辛亥武昌起義的時候，我纔十五歲，在鄉村一個私塾裏讀書。第二年民國元年，我們鄉下有幾個學生，都進城考了高等小學。我的消息很慢，等到考期已過，我纔知道。於是請求母親准許進城運動補考。到了城里探聽，知道距發榜的日子，只有三天，絕對不能再考了。我那時非常失望。湊巧那時縣政府的教育科長，是我鄉下的呂鶴立先生。我便請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學校長。居然得到允許了。因為這是我一生發軔的起點，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我一個表兄，當時在中學讀書，送我去考。補考的只有我一個人，在窗明几淨的校長室考的。國文題是「愛國說」，還有兩個加法的算術。國文完了卷就做算術。算術的答案，我沒有把握，湊巧這時校長不在房間，我的表兄在窗外探頭探腦的向內張望。我便把算術答案給他看。他輕輕的由窗外告訴我說尾數上少了一個零，於是我把零加上，考試就算完了。考雖考了，究竟能不能取，還是一個問題。因為當時許多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好的老童生去投考，而名額又不很多。所以非常擔憂。那曉得發榜的那一天，我竟中了第一名。當時真是喜出望外！馬上帶信回家，報告母親，她老人家當然也非常歡喜。我自己想來想去，毫想不到何以會考得第一的理由，難道是校長徇教育科長的情面嗎？後來進了學校，聽見閱卷的國文先生說，纔知道這個道理。原來我當時雖然在鄉下私塾，不知道從那裏弄得到許多新知識，新名詞，以及當時價值論的論調，裝入「愛國說」文裏去。在當時風氣未開的小州縣，居然有這樣的文章，當然要考第一了。

我因為是第一名進學校的，所以在學校裏風頭頗健，被選為班長。第一年沒有甚麼事情，第二年開學之初，便發生問題了。原來學校裏有老生欺負新生的習氣。第一年我們被人欺負，第二年輪到我們欺負人了。有一次我們在上體操的時候，有一個新生坐在草地裏看。我們便說他不應坐着，要他馬上立起來。這位先生也很倔強，偏不立起。我們覺得太沒有面子，便私下商議散隊後把他圍着打一頓。居然三四人把他圍起來。我的一個年長同班，站在他的面前和他理論，並未動手。我立在他背面，先動手打他一拳。於是就大打起來了。被打的同學，到校長那裏去控訴。他只指出站在他面前的我的同班，而沒有指出我，因為我站在背後，他沒有看見。當時校規很嚴，我那個同班被開除了。我于是到校長那裏自首，請求處分。校長說我沒有被控告，而且也愛護我，不加以任何處分。我覺得對不住那位被開除的同學，于是自動退學，和他一起到長沙去。決心下了之後，便回家報告母親。母親痛誠了我一番之後，仍替我籌了五六十元錢，讓我出門。我父親早故。母親撫養着我和弟妹妹三人，艱苦度日，雖有薄田百餘畝，但是要籌幾十塊錢現款，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到了長沙，便進了湘西人士所辦的兌澤中學。第二年第二學期。當時小學是三年，中學是四年。我以小學二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生插入中學二年級第二學期，功課實在不易趕。一因功課很難，二因用費很大，實在不容易支持。湊巧呂鶴立先生由教育科長調任為縣裏的中學校長。我便請得兌澤中學的轉學證書，轉入本縣的中學。呂先生勸我不要太躡級，功課不易趕上，便許我插入了第一學年的一學期。小學還差一年半，洗了一個澡，便進了中學，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進了縣中之後，既然可以時常取水承歡，又可以節省用費，所以便拚命用功。我雖然不敢說「幼有大志」，但是上進之心，却是有的，而且確有相當的抱負。但是就客觀的事實看，上進發展的機會和可能，實在沒有。出洋？想都不敢想，那裏有這個希望！不單沒有出洋的希望，看見縣裏有一兩人進了北京大學，也只是徒然羨慕而已，根本不作此非分之想。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進高等師範。因為長沙有個省立高等師範，一切用費，都是政府供給。這是貧寒學生唯一可能的升學途徑。但是名額有限，而貧寒學生那樣多，所以進高等師範，也不過是幻想中的安慰罷了。我想萬一不能升學，能夠謀一縣政府的書記，或者小學教員，也就心滿意足了。在學校讀了一年多之後，遇着袁氏稱帝，護國軍興，沅陵是軍事上必爭之地，北軍源源入境，學校也就停學了。在家無事，想起我父親在洪楊之役，入了湘軍的幕，因軍功而出身

我何不去投軍？於是在袁氏死後，便得了母親允許，又到了長沙，想謀一個司書的位置，旅居兩月，百計不成。湊巧學校又將開學，於是又回鄉重復上課。當時隨禮鄧竹銘先生新來授歷史地理，深得他的賞識。那時我一面學做詩，一面讀東方雜誌等刊物，漸漸留心起政治來了。談到做詩，當時頗感興趣，師友又非常鼓勵，幼稚的作品，也做了不少。可惜到了日本之後，就不彈此調，現在一個字也做不出來了。初生犢兒不怕虎，當時膽子很大，到處題詩。沅陵位居沅水之側，城東波浪澗湧的江中淺灘上，有一小洲，上有龍吟寺，寺中有七級的龍吟塔。某年秋天，和同學去遊，在壁上題了一首詩，事隔二十五年，據湖南來人說，那首詩現在還在壁上。故鄉幼時釣遊之地，時在夢中，不知今生今世，還有沒有還鄉重溫舊夢的希望！那首詩雖然幼稚，現在還記得，特把他錄出，也可見當時的意氣了：

登高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甘處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羣峯。怒濤滾滾山河奇，落木蕭蕭宇宙空。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

因為留心政治，居然隱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不是我自己誇張，恐怕每一個不安分的青年，都是有這個雄心的。袁氏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某甲入閣，一下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搬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為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起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譬如課後要問同學「你甚麼時候到文昌閣去」，便說：「你甚麼時候入閣？」但是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當時因為常看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書籍，知道商務印書館有學徒學校，很想托人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做一名學徒，到上海去謀發展。但是就是這一條路，想了很多的方法，也沒有走通。

命運之說，說不靈有時也覺得似乎奇怪。我一生的遭遇，總覺得都是命運的支配。我現在能夠有這樣地位，負這樣的責任，決不是我的聰敏才智所得到的結果，完全是僥倖。僥倖，就是命運。我作此說，好像是迷信，但是人定是否能勝天，確是一個疑問。我最怕的是辦財政和外交，而現在却不能不負財政的責任，且實際上常常外交之衝。我以為教育工作沉悶，極不感覺興趣，但是却做了三年大學教授和六年教育廳長，這樣事與願違，不是命運是甚麼？出洋留學，我做夢都不敢想。但是命運却造成我留學日本的機會，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我家距城二十餘里，在沅水的南岸，我每兩週返家省親一次。星期六回家，星期一進城，習以為常。每次步行，賞玩着沿途的青山綠水，倒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民國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那曉得我一生的命運，就在這四天決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為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真！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即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呂先生立即拿出了三十元，那個時候的三十元，比現在的三萬元還要值錢。於是先生和同學，一共湊一百三四十元。我高興極了，雖然一年之後，不見得考取公費，但是這乃是唯一遠走高飛的機會，不能不冒相當的危險。於是立即回家，稟告母親。他老人家極不願意，一則因為出洋兩字，使他老人家覺得要不知出多遠的門，捨不得我遠離膝下。二則因為如果考不取公費，家裏又無力接濟，深恐流落異邦。不過當時愛子和望子成名的心切，只好忍痛一時，並且東挪西扯，為我籌了幾十元，湊成了二百元，離家之日，母親不忍送我，躲在廚房中暗泣，我到廚房中揮淚拜別了母親，從此便成了天涯遊子了。以前雖然兩次到長沙，但是時間很短，而且路也不遠，所以還不覺得難過，現在出這樣遠的門，又不知何時還家，所以母子分離的痛苦，特別感覺得深刻。朝發蘆林潭口占說：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飢。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詩雖幼稚，足見孺慕之心了。前幾年雖然兩次奉養來京，但是老人總不願久離家鄉，事變初起，就再回鄉。我參加和運以後，曾兩次派人奉迎，均以路遠辛苦，沒有得到老人的允許，到現在音問隔絕，生死不明。寫到此地，真是痛不欲生了！離開沅陵的時候，還有一段佳話，有一位女士，是我們同學的親戚，在桃源女中讀書，地方風氣未開，女子出門求學，當時實在是鳳毛麟角。我在同學家見過她三次，因為當時男女交際還不公開，所以從未交過一語，我當時在縣裏，微微有點小名，所以平常彼此都相當的傾慕。我在啓程的前兩天，忽然接得她一封信和四首詩，事隔二十餘年，詩已忘了，大意是仰慕和鼓勵，其中有「遙送君行暗舉觴」一句，因為「遙」和「暗」兩個字用得深刻，所以我至今不忘，當時也回了她四首詩，現在都已忘記了。後來聽說她嫁了個外鄉軍人，很不得意。現在不知飄泊何方，可嘆！

同行還有兩個同學，三個人都不通日語。先到長沙，坐直航上海的船，坐的不單是統艙，而且是運糧的米包上。當時懷着乘風破浪的壯志，也不知道甚麼是苦。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開的小棧房，三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到了五花八門的上海，簡直無所措手足，只好托棧房的人，買日金和船票，後來纔知道被他們騙去了不少的冤枉錢。

到了長崎上岸，有中國酒店四海樓派人來接，稍事休息，晚上就坐火車。開車不久，我忽想大解。當時不知道車上有便所，可以解手，每次停車，看見了W.C.想下去大解，又怕車開，所以一直忍了八九小時，到了門司纔得輕鬆，真是一個大笑話。車上買飯吃，看見筷子只有一根，有個同學說，「一根筷子怎好吃飯？」我自作聰敏的說：「折斷成兩根，不是可以吃嗎。」於是三人都折斷了，大家覺得日本筷子這樣短，真不方便。後來看見附近一個日本人吃飯，他吃飯拿着筷子，不是折斷，而是分開，於是三人相視而笑。到了東京，按着地址，用筆談的方式，叫了三輛人力車，送到本鄉的福起館。於是許多同鄉便來招待我們了。

到東京是七月底，於是開始學日語並補習其他科學。我雖是貧寒出路，但是用錢却面手不小，到了十二月，錢已用完了，今後怎麼辦呢？就算是公費考得取，也要到明年七月，以後半年怎麼支持？家裏接濟，是萬不可能的，真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湖南又發生南北內戰，匯兌不通，所有在東京的湖南自費生，都不能得到家庭的接濟，於是大家跑到公使館請求救濟，結果每人得了一百元，這又可以支持幾個月了。那時段合肥當國，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日本留學生，羣起反對，一面分派代表回國到北京上海去運動學生，一面鼓動全體返國。留日學生到北京策動，和北京大學學生相聯繫，遂發生了所謂五四運動。國內國外的學生運動，相激相成，越鬧越大，於是東京留學生大都都主張回國了。我雖然是初到東京，但也是主張回國最激烈的一人。如今回國空氣已造成，我自己焉有不回國之理。以前完全沒有想到個人問題，現在真要回國，於是個人的種種難題，都不能解決。第一，旅館欠了三十餘元，有甚麼法子可以還清？三十餘元，現在覺得問題很小，當時實在比天還大。第二，回國的川資到那裏去籌？最要緊的，還是第三，到那裏去？到京滬去做愛國運動嗎？吃甚麼？生活都不能維持，能做甚麼運動？回老家嗎？不僅是沒有意義，而且好容易能夠出來，這一回去，就要老死溝壑，今生今世，再沒有出來的希望！不回國嗎？又萬萬不可以。於是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真苦死了，好在我到處人緣都好，朋友都肯幫忙。有個朋友說，旅館欠債替我付。另

一朋友為我籌三十元作川資。但是到那裏去呢？這個問題仍然不能解決。於是還有個朋友說：「你回國是不能不回的。但是飯都沒有吃的，那裏能做愛國運動。我看你還是回國謀一位置，每月積一點錢，過幾個月再來罷。我有個朋友在奉天安東縣辦厘金，我介紹你到那裏去罷。於是便坐車到下關，渡海到朝鮮，從朝鮮到了安東驛下車。厘金卡還在數十里外的鄉下。於是再渡民船，沿鴨綠江而下。到那裏一看，滿目蘆葦，幾家土屋，真是荒涼得不能以文字來形容。那位同鄉看見我到，愁眉苦臉的說：「我這裏局面小極了；除我外只有八個巡丁，你來有甚麼辦法？既然來了，只好住一住再講。」於是我積錢再去留學的夢，又不能實現了。前途渺茫，走頭無路。當晚夢見回家，倒在母親懷中痛哭。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想起母親的慈愛，也只有母親的慈愛，纔能鼓起我們的勇氣。這乃是天性。每日徬徨海濱蘆葦中，幾欲跳海自盡。私念此生休矣！想不到我的生命，會斷送到這樣荒涼的海邊。過了兩星期，接到東京朋友的信說，回國的人並不多，第一高等學校，考期快到了，有許多人已報名，叫我何妨再去考一考。我想第一高等是最難考的，許多在國內有名的中學畢業，到東京預備了三四年，還有考不取的人。我中學沒有畢業，又只預備幾個月，那裏考得取？但是除了這條路之外，那裏還有第二條路可走？只得破釜沉舟的去！與其死在荒涼的海濱，不如到東京去流落！於是向那位同鄉借了二十元，沿路節省省用的到了東京，這個時候，已是一錢莫名的了。不得已搬到原住的旅館，欠着賬住下去。這個時候，距考期只有二個星期了。名額只有五十名，而投考的却有六百多。我那裏會有希望？這三個星期中間，日以繼夜的趕着預備。到了考的那天，我只有半枝鉛筆，向朋友借了一毛錢，買一枝新的，並借了一件舊衣服穿上。因為沒有錢坐電車，所以把鉛筆放在衣袖內，緩步徐行的走去。照道理說，我心裏一定很慌。但是當時我却非常鎮定。一個人在患得患失的時候，心裏一定着急。如果真的絕了望，也無所謂了。我當時斷定是考不取的，此次不過是盡人事而已，好像一個因徒已經綁上法場，還有甚麼怕的。當時因為沒有心亂意煩，所以頭腦非常清楚。這不單是我一生的成敗攸關，而且是生死關頭，所以和當年考小學時候一樣，記得很清楚。上午考數學，四個算術題，兩個代數題，一個幾何題。我的性情，與數學極不相近，所以我認為第一場是個最大的難關。進了考場，把手向袖內一摸，昨天借一毛錢買的一枝新鉛筆，不知何時在路上丟掉了。預兆這樣不好，還有甚麼希望呢？索性死心塌地不管，拿着半枝鉛筆去解答。過了一小時後，做對了五個題目。還有一個代數題和幾何題沒有答案。看時間還早，把幾何題拿來再做，却被我做對了。於是精神為之一振，

再去做那個代數題。出於意料之外的，也做對了。這一難關突破，我便生出多少希望來了。下午考英日文的互譯。這一點我有相當的把握，成績也還不錯。於是第一天的考試，便覺得心滿意足了。第二天上午考物理化學。在國內既然沒有學過，到東京又沒有多預備。把兩本很厚的借來的書，悶悶的翻來翻去。看見有許多地方，有鉛筆的記號。我靈機一動，以為這些都是要緊的地方，所以單選這些地方去死記。誰知第二天所出的題目，都是昨晚曾經死記過的。於是這個難關，又被突破了。下午考日文作文，便胡亂的做了一篇，也不知好歹。最後一個難關，就是日語的面試，這却把我為難了。當時日語程度很不好，預備也來不及。只好聽天由命了。因為我報名得晚，所以排在第四天面試。第三天下午，悶悶不樂，跑到中國青年會去看中國報。偶然遇見一個同考的，我問他已否面試。他說上午已經試過了。我便問他問些甚麼話。他說「還不是隨便問，例如你是湖南人，也許問你湖南打仗的情形。」我便跑去請一位老留學生，編了一篇湖南打仗的情形，拿來死讀。第四天面試的時候，是一位叫做今井的老先生。他問你是周某人嗎？我說是的。他看看我的報名單，就說你是湖南省的人嗎？我又答一聲是的。他又問我說：「湖南現在打仗的情形怎樣？」我便把昨晚背熟的，滔滔不絕的讀了一篇。他便不問我第四句話了。如果他再問我一句，我便要窮態畢露了。於是全場考試，就此完結。

考的時候不着急，考完了倒急起來了。如果考不取，怎樣辦呢？想去公使館做一個當差的工友。萬一連這個都辦不到，就想到華僑的商店去謀當一名伙計。這樣胡思亂想的過了一星期，聽說發表了。趕快的跑到學校去看榜。我想萬一我考取，一定名字列在最後。所以我不敢從第一名看起的往下看，却從最後一名倒往上看。看了一大半，沒有我的名字。我從頭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倒下去的時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我疑心是做夢，把舌尖重重的咬了一下，感覺得很痛，於是我知道不是夢，是真的。從此我生活不成問題了。從此我可以求學，一直到帝國大學畢業了。當時心中的愉快，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馬上寫信去報告母親。考第一的是郭心崧，現在昆明，做郵政總局局長；第二是以後成為左翼作家的鄭伯奇，第三是重慶交通部次長彭學沛。

現在，和我當時一樣困苦的青年，不知道有多少。大家不要灰心，不要餒氣，不要落膽，不要絕望！天無絕人之路，一根草有一滴露水養的！只要我們肯幹，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可以從重重包圍之中，殺開一條血路！

閣下之誤 (爰居閣勝談)

衆異

歸震川太僕上徐閣老書。稱少師相公閣下。其後刻集

時。崑山本作閣下。常熟本則作閣下。清康熙間。其曾孫

玄恭重刻震川全集。於文後附注曰。按漢書公孫弘傳。弘

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顏師古注。閣小門也。正門避

掾史出入。特開小門以接士。故後世之士，上書于尊官稱

閣下。又唐有宰相入閣故事。詳見五代史。嘗見宋板韓文

。韓公上書。皆稱閣下。無閣下也。此集常熟本誤作閣下

。當是但知閣閣之義。而不知有開閣入閣之義。遂妄改耳

云云。而震川所為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又曰。吾妻歸甯

。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皆作閣

。不作閣。汪堯峯檢討與歸玄恭書則曰。昨讀所刻太僕先

生集中。頗多抵牾。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開黃閣設內扉。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

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皆从合。不从各

。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

。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从俗稱閣可也

。今足下於閣老不辨而獨謂閣下之閣。宜从閣至一百六十

餘言。字同義異。未知何據云云。當時玄恭有無復書。今

不可考。而余詳釋玄恭之注。則以上徐閣老書中之稱閣下

。為全集中稱閣下之始。(震川集卷一至卷六為經解序論

議說雜文題跋第六卷為與人書上徐閣老書為書中之第一篇

)。故附注於此。以當發凡起例。至明制有內閣東閣文華

閣及入閣稱閣老。震川固稔知之。故此篇標題仍稱徐閣老

。未嘗稱徐閣老。玄恭刻集仍之。亦未擅改。尊時王之制

。从流俗之稱。震川祖孫皆然。惟文中不能誤閣為閣。以自貽不學之譏耳。鈍翁平日好與人爭。此亦一事。又嘉慶

間阮文達公(元)巡撫浙江。築詒經精舍於西湖。並祀許鄭。而許叔重之主。則題曰漢浚長太尉南閣祭酒許公。於是段懋堂先生致阮公書曰。南閣誤為南閣。此各本說文之誤。太尉南閣祭酒。謂太尉府掾曹出入府南門者之首領也。司馬彪百官志。掾太尉史屬二十四人。黃閣主簿錄省衆事。黃閣即南閣也。沈約宋書志曰。三公黃閣者。天子當陽。朱門洵閣。三公近天子。引嫌。故黃其閣。凡諸史言東閣南閣西閣者多矣。公孫弘傳之開東閣。今無不為東閣。則南閣之誤何疑也。閣以闌閣為義。謂小門也。閣以度閣為義。引申之。乃為樓閣也。其義絕殊。其音復分。十九鐸廿七合。截然不同。而一切書史。以閣譌閣者十有八。以閣譌閣十有二。史漢之言閣閣。無不譌閣閣者。明史之皇子出閣。多譌出閣者。說部之小閣子。無不譌小閣子者。世說桓溫閣閣放妓。無不譌閣閣者。女兒出嫁為出閣。俗無不言出閣者。唐人之稱閣下。無不譌閣下者。以及吠蛤聲閣閣。亦多作閣閣。蓋無處非譌學者。宜隨在更正。就事論事必各改實。假使改先儒定本。勿使古人及後人

均以為笑也云云。段氏所述。與玄恭同其意旨。而引證加詳。文達專書。謹前不改。仍題南閣祭酒。孫淵如集中許叔重本主結銜議。亦稱閣下。不稱閣。蓋其時孫在阮幕。未敢與阮有所異同也。其後文達丁父憂。(事在嘉慶十年文達撫浙任內)。自為先妣行狀。懋堂先生復貽書規其文中謬誤。(見經韻樓集卷三與阮芸臺書)。且謂人子為己之父母作文。但可云述有述。以質於名人。采其言為行狀。則可以申之史館。書之國史。可以更請名人據狀作志銘。以納於廟。以藏於墓。又謂父母作行狀者。如元之郝文忠。要不可謂甚合云云。其時文達名位已高。得書意殊不平。遂致隙末。今研經室乙集湘圃府君行狀之後。阮福注云。古者子不自狀其親。自元郝文忠始。國朝之制。大臣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於其子孫。故不盡拘古制云云。文達刻研經室集之時。經韻樓集先已流布於世。阮福蓋承文達之意。(福為文達次子)。飾詞以自解也。因記南閣祭酒事。連類出此。文達挾婁自封。終非儒者氣象。宋人所謂今日始知身軀寒者。吾為懋堂通之矣。

蘇遊散記

朱樸

四月二十九日在由滬返京的火車中，無意地遇到闊別已久的江蘇省政府主席李士羣先生。他一見我面就盛讚「古今」，說創刊號及第二期裏的文章他篇篇都讀過，愛不忍釋。他希望最好以後「古今」能改為半月刊，俾慰一般讀者的渴望。車快到蘇州了，他和他的夫人誠懇地邀我往蘇州一遊。我深感他倆的盛意，覺得却之不恭，遂於五月二日約了汪曼雲兄一同由京赴蘇。

中午十二時十二分車抵蘇站，江蘇省政府秘書長唐惠民兄已在站相候。惠民兄告訴我士羣兄因有要事又已赴滬，不日即返；聞言之下，不勝悵然。出站後我們一直往松鶴樓午餐，大吃一頓。

飯後我們往遊聞名已久的靈巖山，車出胥門約二十餘分鐘即達。惠民兄先期已派了許多人在那裏照料，我們一到後即坐藤輿登山，這時候綠陰蔽日，輕霧霏微，正是春遊的最好天氣。抬我的輿夫是一男一女，係一對少年夫婦，在滑澤的山道上健步如飛，令我生欣羨而又慚愧之感。

山道的兩旁松柏參天，澗流潺湲，輿行忽東忽西，忽左忽右，約十餘分鐘抵達山巔，到時靈巖寺方丈妙真和尚已在寺前相迎。他引導我們先參拜了大雄寶殿，後到殿左「香光廳」飲茶；壁間懸着張溥泉氏的一副對聯，筆鋒甚為蒼勁。繼到「東閣」稍憩，壁間懸着四幅畫，一曰「靈巖雲海」，一曰「秀峯晨鐘」，一曰「琴台秋月」，一曰「石壁瞻經」，都係描寫靈巖之特色者。可惜那四幅畫的本身不甚高明，未免美中不足。

在「琴台」上遠眺，太湖即在目前，波光帆影，一覽無餘，胸襟為之一暢。返至山麓，蔓草遍地，雜花滿野，欲探西施遺跡，杳不可得，祇有「智積井」中見黃色鯉魚一尾，燦爛如金，頗堪紀念而已。

下山後我們到木瀆著名的「石家飯店」吃點心。石家飯店有兩塊照牌：一塊懸在舊房子上，為邵元冲氏所書。一塊懸在新房子上，為葉恭綽氏所書。我們在新房子的樓上吃點心，兩壁滿掛書畫，有一幅是于右任氏手書的最堪注目，書曰：

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

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肥肺湯。

十七年十月五日鄧尉看桂，歸次木瀆，酒後書贈石家飯店主人。于右任

還有一幅橫匾，爲李根源氏所書，題曰：

「肥肺湯館」

民國甲戌，與太炎先生飲於木瀆石家飯店，食肥肺題此。李根源

石家飯店的菜和點心真不錯，我所最賞讚的是「三蝦豆腐」。(三蝦者，即蝦子蝦仁蝦腦之謂也。)

從石家飯店返城，時已薄暮，我同曼雲兄瀏覽各舊書店，在文學山房購得「吳中舊事」、「平江記事」、「爐餘錄」、「鄧尉探梅詩」、「別下齋書畫錄」、「明辨齋叢書」等數十卷，價不很貴，得意之至。

五月三日上午由惠民兄導遊獅子林及省政府，前者係滬上富商貝姓之別墅，後者係補園舊址，各盡庭園之勝。獅子林中的假山聽說係倪雲林氏所設計，曲折巧妙，匪夷所思，真是名不虛傳。「十八曼陀羅花館」前茶花盛開，嬌豔非常。「卅六鴛鴦館」後有山有池，景物如畫。

中午與惠民曼雲二兄同赴西園戒幢寺應方丈六淨和尚素餐之邀，先到放生池去看癩頭龜，進門時，恰巧一隻癩頭龜浮在池面，曼雲兄看見了大聲叫呼，那隻癩頭龜聞聲立即沉下池底，永不再起，結果我們拋了許多個饅頭，都爲鯉魚所吞。我於失望之餘，深怨曼雲「一鳴驚龍」，他們聽此怪語，個個笑不可仰。

午後士羣兄返蘇，相敘至歡。晚承邀宴，席間除曼雲惠民二兄外，並晤唐生明、張北生、陳光中、袁殊、明淦諸兄。

五月四日我因與滬上友人有約，預定乘中午十二時十二分的火車來滬，士羣兄堅留再盤桓幾天無效，就於十一時開中飯，匆匆吃了一半即起身告辭，又承惠民兄代表士羣兄陪送到火車站上車，真是盛意可感。

返滬後回想這一次短短在蘇兩天的經歷，頗有所感。第一，就我個人說，一年來的心境，真是不堪爲外人道，可是在這兩天的時間內，至少我已暫時忘却了一切的痛苦。第二，就蘇州的一般說，我所見到的那種熙熙攘攘的情形，決非目前在上海的一般居民所能夢想，這不能不歸功於從政者之努力。就此兩點，我想已足夠紀念的了。(卅一年五月五日於上海)

記爰居閣主人

經堂

聞着長樂才子梁蒙異氏的大名，該已有二十年之久了吧！然而一直沒有一識荆州的機緣。最近却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和本刊朱社長三言兩語的決定，就遠迢迢的跑到他的寓邸去訪謁他了。

這是一個明媚的春日，由電話中梁氏約定十一時半會見，而我們却於十一時已由遠遠的滬西抵達他的滬東寓邸了。他還出外未歸，我們置身於他的爰居閣中，得有仔細鑒賞他佈置精雅的「三十三宋齋」的機會。

爰居閣實在並沒有什麼闊子，正如梁氏自己的文字中所說，僅存其名而已，其實是位置在一幢古舊的洋房之中的。一進門便可以看見許多花木，想見主人不獨是一個知名的書畫善本的收藏者，而且還是一個園藝的愛好者。

爰居閣在那幢古舊的洋房的左廂，雖然離開喧鬧的馬路很不遠，但兩邊的窗子被那花木的綠蔭一掩映，便很自然的使人忘掉了煩囂，頗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之樂。在這里我便找出梁氏選擇這幢古舊的房屋作爲住宅的理由；詩人的作風，原是不同於一般貴人達官的。

不用說，爰居閣中四壁所懸掛的，總是琳瑯滿目的了，那篇梁氏自撰的「爰居閣記」高懸在上首，和它遙遙相對的，是譚瓶齋所書的「三十三宋齋」一塊匾額。後來我曾問起過梁氏關於「三十三宋」的意義，在我

的揣測，以爲不過和陸氏「而宋樓」之類收藏着三十三種宋刻吧了。不料梁氏回答我的，却是三十三種宋人的書畫手跡，這就不能不令人爲之咋舌了。

在滿壁琳瑯的珍品中，令人們特別會注意的，却是一個人的照片，那便是過去和梁氏歷史最深的段芝老。那照片是和我們常見到的一樣，所不同的是多二行上下款：「蒙異老弟」和「段祺瑞」，寥寥七個字，可見得他們關係之親切了。

準十一時半，梁氏恰似反主爲客似的回家來接見我們。魁梧的身材，配着方頭大耳的橫額，穩健的步子和和藹的寒暄，再加上他一身藍袍黑褂的禮服，立刻使人感覺到在面前的是一位老前輩的政治家，在這一代的政府官吏中，很少再具有那種風度的。雖然梁氏不是清季翰苑出身，而是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但幾十年宦海的陶冶，已把他訓練成和他的前輩同一的風度了。

梁氏今年，是整整六十大慶了，也許是頤養得宜的緣故，一些不會有蒼老的痕跡，只是頭上已稀稀的有了白髮，這一點上僅可以顯出一個政治家宣勤的劬勞或是一個文士嘔心血的辛苦，決不能說梁氏已經老了。在談吐和心境上，我們可以看出梁氏是很年青的；他決沒有什麼官僚的架子和

暮氣。在他和後生小子的傾談中，只令人感到春風的煦拂，決不使人有所對的是一位大儉和老前輩的僥倖不安之感。中國人最好的美德——風度與人情，梁氏便是這美德的保有者。

後世的史家要把梁氏的列傳不入文苑傳，我總要豫先提出抗議，他的文士生涯應比他的政治生涯為可傳。無論他的詩詞或文章，在現代中國，應是很少人可與他抗手齊驅的。在閩詩派諸賢凋零的今日，他無疑的可成爲這一詩派的祭酒；而文章的謹嚴和守家法，在桐城派將作廣陵散的現在，梁氏恐怕也可算首屈一指的大手筆吧！有了以上的成績，所以我敢說梁氏應是入於文苑傳的。而他自已呢，恐怕也很不願以政治家自居的。據「新支那人物誌」一書中所記的梁氏，由他的女兒口中知道，梁氏燕居時是絕口不談政治的，無論什麼重大的政治上舉動，也不肯在家人面前談及。梁氏家居時，只是以詩文自遣，此外便是圍藝了。把家事和國事分得如此清楚，是深得頤養之一法的，梁氏的體健逾恆和將來之克享大年，或許是要得力於此吧。

福建長樂梁氏，在有清一代，是很出幾位名人的，我想大概和梁氏總不無關係。因之，就提出一位最具政績和文名的梁荃林中丞來詢問梁氏和他的關係，不料正是梁氏的曾祖。我是拜讀過荃林中丞不少著作的，現在所對的正是那位素所景仰的作者的後人，談話的興趣和資料便增加不少。梁氏便興致勃勃的引我們去看許多退庵公（荃林中丞諱章鉅號退庵）的墨蹟。據梁氏說，那些遺墨並非家傳，而是得諸書賈畫販之手，而今重爲子孫所保有，言下不勝欣然。我們訪見梁氏的日子正是四月初，朱社長對梁氏之重得其先人遺墨，名之曰「遺墨」，妙語解頤，主客三人都不期的哄

龍堆雜拾

魯昔達

前些日子，作了一件頗爲可笑的事。就是想把中國歷史上歷代的亡國帝后的事蹟搜輯一下。雖然孤陋寡聞，又鮮藏書，然而稍稍動手，居然得到不少，同時又發現一件頗爲有趣的事，就是中國過去的文人，對於這事的興趣之大，遠非我初料所及。他們其實並不是研究什麼歷史上存亡興廢的大道理，其實不過是據故舊聞，發諸吟詠，作一些演義小說上「有詩爲證」的事。而這種興趣又往往是對了女人發的，因爲滄海橫流之際，殺戮之慘，當然是不少的了。這種事偶有一二，當然也頗可使麻木已久的神經刺戟震動一下，然而花樣終於不能多翻，正如吃鴉片找快樂，用春藥圖補救，屢屢爲之所得的結果是更益麻木。然而在這單調之中，也有一樣是頗不「枯燥」的，而且無論怎樣多來，也不會厭倦。那就是女人在刀下的「嬌啼宛轉」的表演。只要一翻「×國宮詞」「詠史詩」之類，就可以知道其量之多，雖不足以汗牛，汗狗總是可以的了。在這里，似乎是又可以得到頗爲可以樂觀的結論，那就是：屢經先哲所言的人性嗜殺之說大有動搖之勢，還是嗜「男女之事」，來得長久而熱烈。「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原來是聖人的老話，讀經衛道的朋友如聞敝說似乎是也大可樂觀者也。話說回來，我怎麼也對這些事留神起來了呢？這完全是受了對於南唐二主的感情的影響。二主的詞是不必說了，就是他們的一生遭際，似乎也

堂起來。

就在笑聲中，結束了我們的訪問。然而對梁氏深刻的良好印象，却時刻縈迴於腦際，永遠不易澆滅呢。
(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古今月刊投稿簡約

- (一) 本刊接受外稿。凡掌故，史料，軼聞，遊記，人物，小品，金石，書畫，隨筆，及關於上述各種之畫圖照片等物，均所歡迎。
-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註明稿端。
- (三) 編輯人對來稿有增刪之權，其不願者，須豫先聲明。
- (四) 稿費每千字十元起，於每期出版後發出。
- (五) 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作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六) 來稿除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刊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七) 來稿除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外，概不退還。
- (八) 來稿請寄南京邀貴井時代晚報館轉古今月刊編輯部，勿書私人姓名。

古今月刊社謹訂

大可作一篇上乘的小說讀。因爲這個，所以就搜集了渭南縣伯的南唐書來讀。而且用了景錢叔寶手抄的陸氏南唐書來校一下，因爲我的秘冊彙函本是不大靠得住的。陸氏南唐書傳世最通行而較好的大概就是毛氏汲古閣的刊本，然而毛氏所刊，原來也就是翻秘冊彙函，而「津逮秘書」裏的不少種，原來就是利用了胡氏的原板的，南唐書世有二本，即陸游與馬令兩家書。馬書在先，因爲南唐初爲宋滅，而馬令是宋人，所以對南唐諸朝，大說壞話。而且對於中主後主諸傳，題「書」而不稱「紀」，實在小器得要命。陸游生當南宋，見解比較寬大一些了。說的話比較公允寬和，所以後來的人都推爲良史。雖然不論怎樣，南唐書在「廿四史」中是沒有位置的。而在五代史中，南唐也不被認爲正統。關於這事的當否，我們外行人，不必妄加判斷。不過李慈銘在「越縕堂日記」裏曾經替南唐大抱不平，要給李昇爭回正統來。看日記時，是在所謂享福的姿態之下臥讀的，偏于摘記，已經忘記了他怎麼說的了。大概總替李昇仔細排了一下家譜，證明他雖是唐代龍孫。這種事在我們現代人看來不免要覺得無聊，因爲南唐世系自李昇以上，是靠不住的。因爲這大都是李氏有國以後，造出來用以裝演門面的結果，其實這種事所在多有，正不必大驚小怪，即唐初李淵，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代，也正是一件無頭公案，雖然請來了現代的考據大家，是

大概也沒有什麼辦法的。

現在爲了免去線索零亂，想就來說說幾個亡國的帝后，因不願佔篇幅過多起見，現在只提出幾個大大有名的一說，即「花蕊夫人」、「馮小憐」和「張麗華」三人。

花蕊夫人世傳有二，第一個驗明正身的工作，就曾經使昔人紛紜有異說。這里據詩詞雜俎裏毛子晉的按語說：「按蜀主王建，納徐耕二女。姊爲淑妃，妹爲貴妃。俱善爲詩有藻思。妹生衍，衍即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或即以順聖爲花蕊夫人，如詩話所稱小徐妃者是也。及唐莊宗平蜀後，孟知祥再有蜀。傳孟昶青城女費氏，幼能屬文，尤長于詩，以才貌事昶得幸。賜號花蕊夫人。然則花蕊夫人果有二邪，但徐妃以汗亂失國，孟昶繼之。寵溺後宮而殺亡國夫人之號，豈大惑者固不知其不詳也，乃陶宗儀以孟昶納徐匡璋女拜爲貴妃，別號花蕊夫人而以費氏爲誤，蓋未詳王建之有徐妃，孟昶之有費妃也，意蜀主有前後之異，而世傳夫人爲蜀主妃，不及考其爲王爲孟爲徐爲費爲順聖爲花蕊耶？今宮詞百首實孟昶妃費氏作，不聞小徐妃云。」這里，到底是怎樣，實在也弄不清楚，不過在世上大大有名的，却是爲宋太祖平蜀後俘虜人汴的那一位。她會口占一絕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實在對她的丈夫不大客氣。後來據說又有一首題荻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間杜鵑。」據說當日不曾寫完，就爲軍騎所摧，不得畢詞，實在也可憐得很，大有「宛轉哀啼」之勢了。不料後之君子，還不满意，到底替她續成了。其詞云：「三千宮女如花死，妾最傷心，此去關天，只恐君王寵愛偏。」我在這里也不

「名小憐，後主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工歌舞，後主惑之。立爲左皇后。周師取平陽，後主以淑妃奔洪洞成，復奔青州，爲周武所獲，以賜代王達，達甚愛之。」前邊所作的詩蓋即入代王達府中所寫也。

在北史列傳二裏，所敘淑妃事比較詳盡。述後主惑之之狀云：「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

淑妃的事蹟，最有名的，當爲李義山詩中所歌詠者：「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着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這詩之有名，至於在數年前由馬君武先生生活剝一首以贈某將軍。本事風流逸宕，而殊不同於南唐史事，頗帶了些大漢風光。到底是北方之強，名馬美人，雖然關到亡國，也還不能不稱贊一聲是風流得好也。北史中記其事云：「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下面還記有一事，更可以顯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來。陶元亮作自挽歌辭，其坦然之懷抱爲人所稱。王景文將飲宋明帝所賜酒說，此酒不宜相勸，風神不異，世所同欽。這不過是在個人的生死之際，出以恢弘的度量，所以難得。至於帝王行輩中之以天下作孤注一擲而毫無吝色者，實在不很多見。幽王之于褒姒紂王之於妲己因爲是古史了，單靠了東周列國封神演義之流，不大十分有把握。至於情場帝國的結束似乎有點豪氣，不過還有些悵悵的話與戀戀之態。一派天真，真是滿不在乎的，還到底不能不推北齊後主也。北史有云：「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救且止。」

能加什麼按語，只能證明我前邊所說的孔子所云的那句話是千準萬確而已。明初靖難之役，鐵鉞被活活炸死以後，他的女兒還給下了教坊司去轉營，結果就有過一首自歎紅顏命薄的詩。據考證是曾經後人「潤色」過的。總之，中國的君子，是不大看得上平衍無奇的事的。一定弄得它「文彩爛然」而後已。說中國人缺乏浪漫性質的人，其難免「有目無珠」之謂乎？

至於花蕊夫人這女一去以後，下文是不得而知的了。不過記得某筆記上說她在宮中私掛獨後主像，每日供養，爲宋太祖所見，問她是什麼人，她答說是張仙的像，婦人奉之可以多子云云。足見她到汴以後，實在還不會忘記了後主的。

馮小憐的有名，大概是因為唐代的幾個詩人都頗喜歡用她來作吟詠的對象的原因。記不起是那一位說過這樣的話：「婦人與酒之爲好詩料，勝聖君多矣。」(大意)因而一筆評定了李杜的優劣。我向來十分佩服這位先生的絕大手眼。外國人常常以 Wine Women and Waltz 並舉，中國古詩可惜不大重視音樂，至於其餘的兩種，大概是無聞古今中外一體同風的罷？唐人詩中詠及馮小憐的，最有名的有以下幾首：

李賀有「馮小憐」一首云：「鵲頭見小憐，請上琵琶弦。破得春風恨，今朝值幾錢？裙垂竹葉帶，髮溼杏花煙，玉冷紅絲重，齊宮妾駕鞍。」這些詩裏當然是說着一些故事的，至於小憐的事蹟，存於北齊書中的遠不如北史中來得多。丁福保輯「全漢魏晉三國南北朝詩」中有小憐之作一首，即從原史中輯出者也。詩題是「感琵琶妓」：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原有注云：「淑妃時代王達，雅好琵琶，因後主所作詩。」丁氏在馮淑妃下更有小憐云：「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琵琶，不廢時至。周人以木匣塞城，遂不下。」這實在可以說是在中國人的浪漫性的別一表徵。雖然這些浪漫的事，是不是全由中國人作出來的，很難確說。然而中國的民族，很難說是純粹的了，經過幾次大的揉和以後，民族的特性漸漸轉變，也許這種浪漫性是外族所帶入的也不一定。總之，在現在的中國人裏，浪漫的成份絕不缺少，似乎可以說斷然的。

南北史號稱繁鉅而難讀，實在是因為世系過於紛繁的原故。不過我覺得中國人的確應當一讀，不獨可以得到歷史知識，而且大可以明瞭在這一個混亂時代裏，有多少異族的特性和習俗是傳播到中國來了。這尤其是北史，宮闈的淫風之盛，對中國禮俗之不以爲法，處處可以看出不同民族揉和的形象來。如果只讀史漢三國，就想談中國文化固然是妄人，即斷代取史而讀以後的諸史，雖然民族性也有轉變，然而經過融化以後是不大看得清楚的了。如果讀北史而條記其值得注意之點，再在後代的史事中掘發它們的根源，應當是非常好的方法。

北史的文字也是很好的。如記後主與馮淑妃的另一事云：「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爲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爲右皇后，即令使馳取褙裙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亂聲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擊城北門出十里迎之。」這里記淑妃之嬌柔好弄，實在是很出色的描寫文字。

前面曾引淑妃所作詩，係她在代王達府中所作。殊不知北齊亡後，淑妃並未一早就入代王府，其間還是有一些曲折的。北史云：「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請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愛之。」這里所述淑妃之入代王府前，蓋仍送歸後主一次，及其死後始爾。周武帝的慷慨詞色，北史所記極妙。推想淑妃年事正青，此老嫗一語，蓋以俗語入詞，固無怪其文辭之流利而美富也。

後來淑妃到代王府中，還是不改故態。驕而善諂，至為屏退，有如清代香妃故事云。

李商隱詩還有一首，也曾為千古讖稱：「一笑傾城國便亡，何勞荆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招周師入管陽。」又齊宮詞云：「永壽兵來夜不局，金蓮無復印中庭；榮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都是為齊宮而詠者。

清元和顯宗泰(景嶽)有月滿樓詩別集八卷，前六卷皆詠史之作，有讀畫齋叢書本，卷三為「北齊詠史詩」，末一首云：「宮婢新妝媚綺執，平陽軍裏並雕鞍。一圍更殺大家樂，十步方攻妃子觀。入鄆勞師猶掩笑，奔陳逼騎自遭殘。那肱賣主提婆叛，第一當軍寵要官。」歸納事實入律，如果和前面所說的對照來看，可以不用箋注了。

如果馮小憐的行迹可以代表北國的亡國亂后，那麼南國的代表，應當以張麗華為最合適。胡曾詠史詩中有陳宮一首云：

「陳國樓欄未可涯，如何後主恣嬌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簫花。」而下面引南史作注云：「後主名叔寶，宮前內庭不置園殿。伯通聞

河上念起來，格外覺得有些飄飄然而已。李商隱有隋宮一詩，末二句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而更有景陽井一首云：「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聲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恨西施。」蓋於張麗華之人井而終於復出之事，深致惋悵也。

查百衲本陳書紀六，記當時情景甚悉：「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於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而入，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內……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閉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為隋軍所執。」

亡國之際，大臣散盡，只隨宮人十餘出，可謂極盡悲涼矣。而猶有袁憲諫之，試思後主不入井，將有何種作為，恐未可樂觀，倒不如一同下井，留得此一段好題目，使後人多作些懷古詩發揮烏氣也。

魏徵於是在這後邊，大作駢駢的文章批評後主：「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蒙叛親離，臨機不察。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魏徵是唐朝的元勳，對於兩代前的亡國君王，痛加駁斥，大說其風涼話，原是當然的。不過這兒又令我想起一件事。就是亡國帝王，如果是天下斷送在前代手中，而由他來食惡果，如明末的崇禎帝，是大可哀的。至於自作孽的一羣，則往往有一段故事，可以使後人贊歎於他們的浪漫。至多也不過說一句這種人應當去作詩人，錯投胎到帝王家去而已。像魏徵那樣的憤憤，大有得色，我覺得是大可不必的。至于開國的君王，則往往沒有不是窮兇極惡，如明太祖和燕王棧(成祖)即是非常好的例子。周武王伐紂，雖然經後代聖賢辯護說是什麼代不道，總也不免有些強奪的氣氛。

皇九年隋文帝遣高穎等將兵南伐，後主乃令蕭摩訶任權奴等拒之，戰於蔣山之下。陳軍大敗。後主猶醉於後庭玉樹花，侍臣奏云：「隋軍至，君欲何計？」後主云：「我當入井避之。」及高穎等兵至金陵，不獲後主云。下先鋒將韓擒虎乃登樓，望見一婦人戴盤入後園，隋將乃云：「此必是陳主在彼。」乃令搜獲之。果有一大井，後主在中，隋人呼之不出。即欲投石，後主乃叫：「隋人遂欠繩引之。」乃曰：「何太重乎？」乃出。有三人同來一處，後主及張麗華趙貴人，皆後主愛妃也。」(詠史詩據景印景宗鈔本，與百衲本南史容有不合，非誤寫也。)

這一段最得要領而寫當時情事，逼真如戲。因為是在正史裏，所以大抵是不會靠不住的。這使我們知道陳後主是這麼一位「公子哥」，比南唐李主，恐怕還「不更事」，與何不食肉糜的那一位晉惠帝，似乎很有些相似了。國亡以後，猶視園井如租界，與愛妃俱入其中，輸送飲食，大有終老之意，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宅心仁厚，殊非常人可比矣。

長沙葉氏觀古堂刊宋曾極(景建)金陵百詠有聽脂井一則，下注云：「陳末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景陽井以避隋兵。舊傳云：陳有石脈，以泉拭之作胭脂痕，一名胭脂井，又名辱井，在法華井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而方丈餘，或云在保甯寺覽輝閣側。」詩云：「寒泉玉甃沒春蕪，不染胭脂潤不枯。杏怨桃羞嬌欲墮，猶將紅淚洒黃奴。」

這裏所記一同入井的三個人，趙貴人變成孔貴嬪。而井的所在在宋時即已如此傳說紛紛，更不必說現在了。至於說井懷有胭脂痕因名胭脂井云，恐過於附會。這井應當是後宮遺棄剩水殘脂的地方。

還沒有坐在摘星樓上自焚的紂王的人情味了。小時候讀熟了「封神演義」，看到紂王自焚的一段，總覺得他是活該。後來細想想實在受了演義小說的影響，不免可笑了，而京戲上把紂王抵成奇怪的花面，帶了短髯，實在更不佳。我覺得紂王應當是非常漂亮，至少風流得很，不下于後代的隋煬帝的。結束的自焚尤其有骨氣，而非煬帝所可及了。偶翻看雲集中金魚一篇有云：「因為皇帝壓根兒就非俗惡粗暴不可，假如他有點兒懂得風趣，那就得亡國完事。」李後主·殷紂王是都可以歸入這一派裏去的。

關於張麗華個人的傳記，是附在陳書傳一(皇后)，後主沈皇后下邊的，題「張貴妃」：「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為事，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是時麗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說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惠，甚被寵過。後主每引貴妃與賓客遊宴，貴妃薦諸宮女預焉。後宮等咸德之。謔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宮。又好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由是益重妃，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京城，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勝于青溪中橋。」

觀所記，張麗華似乎不專是以色動後主，而且也頗用權術，能傾後宮，如果不是韓擒虎來得太快，也許還有什麼好戲演出也不一定。魏徵在按語中也頗有紀事，其關於貴妃者有：「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林朝朝新。』而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開眼，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睐，光采溢日，照曜左右。常于閣上觀粧，臨于軒檻

。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識強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晚兒，李善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說，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譴之，所言無不聽，于其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更常，綱紀督亂矣。」如果陳不是那麼快就亡掉，誰能說不會再有一個武曌出來呢？

五代十國之際，一般歸降的君主，多半被宋太祖養在一處，好像在集中營里一般。無事時就請來開玩笑，其中也有工於吹拍的人物，如南漢的後主劉鋹即是。吳任臣十國春秋云：

「一日宋太祖乘肩輿從數十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賜以卮酒，後主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學之盛，臣未敢飲此酒。」太祖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其酒自飲。而別酌以賜後主。後主大慚，頓首謝。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後主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鋌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談諧皆類此也。」

觀此可以見劉鋹之為人，而他在未歸降以前是怎樣的呢？十國春秋記有有名的一事，即為後世所豔稱的「大體變」是也：「波斯女，失其名氏，黑而面慈，光豔絕人。性善淫，後主甚愛之，賜名「媚猪」。後主荒縱

雪堂自傳 (三)

是年六月。鄂撫端忠敏公。移署蘇撫。過滬來訪。面請參議學務。謝之不可。七月往受事。謀辦江蘇師範學堂。卜地於撫標中軍操場。先繕紫陽校士館為學地。即舊紫陽書院也。以十一月開校。時公已移署兩江總督。初擬定學生分初級高等兩班。生徒共三百二十人。因校地狹。乃先招講習科生四十人。速成科生百二十人。予薦藤田學士任總教習。延山陽徐賓華廣文(嘉)為監院。次年添設體操專修科。五月講習科及體操專修科畢業。七月招初等本科生八十人。八月朔入堂受學。是月設附屬小學校。十月開校。招初高兩級學生六十餘人。

予任蘇校。一如在鄂時。日至講堂督課。至齋室視察諸生行檢。課暇。分班接見諸生。戒以敦品立行。俾不愧師範二字。時無父無君之說。雖非猖獗若今日。然已萌芽。故於校中恭設萬歲牌。朔望率諸生於萬歲牌及至聖先師前行三跪九叩禮。各校無設萬歲牌者。僅予校有之。校中揭示皆手書。不假手吏胥。除休沐日。跬步不離校。學生初以為苦。尋亦安之。平湖朱廉訪(之榛)。經直明察。以講習科畢業蒞校。昌言於衆曰。今日學校。糜國帑。壞學術。誤子弟。如羅君之於此校。如嚴父之訓子弟。如李臨淮之治軍。校風清肅。令我誠服。予深愧其言。實則予之治校。不過不敢棄職職而已。

扶波斯女獨覺為樂，號大體變，卒以此亡國。」前引「金魚」中後面又有兩句話，「至於那些俗惡的朋友也會亡國，那是另一回事」，劉鋹的行事，或可為一例乎？



國民新聞
國民新聞周刊
金瓶梅畫集

每月六元 半年廿四元
每期二角半 半年五元 全年九元
每集七元 預約八折

認識世界
治經濟
社會文
藝之最
佳讀物

國民新聞叢書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電話二一六七二
分發行所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代理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三三三

- ① 社論集……二冊五元
- ② 風雲人物誌……一冊一元四角
- ③ 近東問題……一冊一元四角
- ④ 今日之蘇聯……一冊一元二角
- ⑤ 太平洋問題……一冊一元二角
- ⑥ 藍衣社內幕……一冊二元五角
- ⑦ 不愛江山愛美人……一冊一元二角
- 以上各書業已出版——
- ⑧ 第二次世界大戰
與各國軍備……一冊一元二角
- ⑨ 戰時日本……一冊一元五角
- ⑩ 太平洋戰爭探討……一冊一元五角
- ⑪ 美國的國防工業……一冊一元五角
- ⑫ 美國的戰時經濟……一冊一元五角
- 以上各書預約八折——

(外地掛號每種另加郵資二角六分)

羅振玉 遺著

紫陽書院。舊祀徽國文公。予嘗擬將過去院長。學行足為師表。若錢竹汀先生等。附祀其中。以資學士觀感景慕。乃事完不果。校中本有春風亭。故址不可尋。乃於荷池旁。構一小榭。揭三字榜。以存其名。捐經史書置其中。於門庭植卉木。宿舍前雜植桃柳。池中補蓮。並於撫標操場。擬卜築地。加圍牆。以定界址。今時移世異。不知如何。念之愴然。

蘇州自洪楊亂後。城內尚有廢基曠地。朱廉訪招人購領建屋。予於操場旁。從官購地二畝許。以滬寓狹。命工建樓五楹。旁造平屋十餘間。足容全眷。擬迎先府君至蘇。俾得晨夕侍奉。乃夏初先府君即患小溲不暢。延東醫診之。謂腎病延及心臟。非數月不能致效。乃府君數日後。即却藥不御。屢請不許。及十月。先府君書至。言腫脹。恐病勢加重。兒可歸一談家事。閱之。驚惶失措。亟請假歸。視府君尚坐起。至案前。諭予曰。往以家事累汝。且二十餘年。今庶孽聚。不忍再累汝。欲與汝謀所以處之。予知府君意。急應曰。大人安心養疾。兒必體大人意。必厚視諸庶母庶弟。府君曰。汝孝子也。我知之。然累汝矣。遂不言。予聞諭。泣不可仰。亟延醫診視。醫者謂病已垂。姑投瀉劑消腫。乃腫消而食不進。至十三夜。遂易黃。予再遭大故。泣念自辛巳府君離淮安。違侍卅年。幸得迎養至滬。又以寓宅小。別賃宅以居。蘇寓垂成。竟不及待。風木之悲。痛徹

心骨。殮事畢。迎諸庶母庶弟至子宅。乃扶柩返淮安。暫停南門外僧寺。予即借寺屋為靈室。及卜葬。返滬。擬俟百日後赴蘇蘇校務。而值江蘇教育會逐客之事。方此校招生時。忠敏謂予曰。此校雖為蘇屬設。然蘇甯本省。不當分畛域。有投攷者。一律收錄。於是揭徐淮海有投攷者亦憑文錄取。遵公旨也。蘇紳素不悅。又蘇紳素多請託。招生時。以竿牘至者。聞不能副其請。意益不滿。至是。遂由教育會長張善氏登報。謂予在蘇築室私佔校地。因予新築。去擬建新校地。僅數十步也。張與予素。一旦以戈矛相向。不欲與校。乃移書朱廉訪。謂宅地購自公家。非私佔。公所知。校地已築圍牆。新築地與校地無涉。亦人人知之。初不必與辯。予築此室。本以奉親。今堂上已棄養。亦不忍居此。即以此宅。捐贈公家可也。廉訪初聞蘇紳事。已憤甚。及閱予書。益不平。因復書。謂有以誣誘加公者。某當之。予再移書。請勿校。公知予決棄是宅。乃出官款還予購地及建築費。予乃以百日滿。至蘇辭職。蘇撫及公皆慰留。已而公知予必去。乃曰。公去。此校可停矣。予與公非素交。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予將去。乃勉諸教習及職員。仍舊供職候代。乃教員勉留。職員均憤而求去。堅留不可。乃請蘇撫派員。即日來接校事。及代者至。款目即日交割。予乃行。當予在校時。戒諸職員。謂治公家事。一切款目必每日清揭。俾隨時可交出。至是乃不煩而辦。

方教育會與予為難。吾友錢唐汪頌教文學(詒年)。為不平。聞予去校。乃激予曰。人世無黑白久矣。公不辯。人且謂公果有佔地事。請告予本末。予一一誦言之。頌教乃用予名。代予作答辯書。登之報紙。予訝其多事。乃嚴辭出。竟無一言。蓋意在逐客。予既去。顧已足。故不更煩耗。令出三千元閉局。予思費宅得贏。出諸意外。遂不與校。如數與之。平日向守古人犯而不校之訓。然於此可知南方人情價薄矣。明年因農教兩館不能遙領。乃均停止。

學部初立。尙無衙署。先賃民屋為辦事處。奏調人員。到部尙寡。相國令予入居之。時部章未定。司局未分。每日下午。令部員上堂議事。予蒞部日。初次上堂。相國出公文三通令閱。其一為請廢國子監。以南學為京師第一師範學校。予議曰。歷代皆有國學。今各學未立。先廢太學。於理似未可。時兩侍郎。一為固始張公(仁黼)。一為天津嚴公(修)。嚴答稱現在以養成師範為急。南學向蒞國子監。新教育行。國子監無用。不如早廢止。予曰。師範雖急。京師之大。似不至無他處可為校地。何必南學。即用南學。似亦不必遽廢國子監。且是否當廢。他日似尙須討論。張公聞之。啞然曰。相國以君為明新教育。特奏調來部。乃初到。即說此舊話。某已頑固不合時宜。意在部不能淹三數月。君乃不欲三日留耶。予聞之。訝嚴之思想新異。張之牢騷玩世。均出諸意外。而於予之初到部。即縱論不知忌避。則自忘其愚。語已。相國徐曰。此事容再商。且議他事可也。至明日。予至太學。觀石鼓。見監中有列聖臨雍講坐。私意部臣欲廢太學。此坐將安處之。午後返署。以是為詢。張公聞之。遽曰。是竟未慮及。本部新立。若言官知之。以此見劾。豈非授人話柄乎。此奏萬不可續發。相國亦悚然。因撤消此奏。予始知此事嚴意在廢除。相國及張。則視為無足輕重。雖非同意。尙可曲從也。及議學部官制。設國子丞。及各郡縣學。留教官一人奉祀孔廟。亦予所提議。其幸得議行者。實自保存國學始。自此部中。皆目予為頑固愚類矣。

筆墨也。書此以見當日尙有公論。若朱廉訪及汪文學者。皆古之遺直也。予敘校事訖。更敘家事。當先府君存日。有一至痛心之事。蓋當析產時。先叔父攜眷赴遂昌。所得淮安居宅之半。無所用。乃作價歸併先府君。後無以償。先王妣乃割養田三之二。兩分之。給先府君與先叔父。以府君所應得者。償先叔父。府君傷因貧致割及賠田。抱痛至深。及先妣棄養。予乃請於府君。宿債甫清。不可因喪舉債。喪費由予任之。以後田租所入。積以贖田。及府君棄養日。賠田已將贖回。府君之喪。亦由于任喪費。諸庶母庶弟居上海半歲。請返淮安。乃措資送歸。時舊居質於人。以別宅居之。以田租所入充費用。予仍不取家中一錢。私備往者先妣見背。尙有老父。今無姑無恃。天地間一鮮民耳。雖僅行年四十。然十年來。於世態思之爛熟。從前夙抱用世之志。今見民德友誼如此。官場積習如彼。為之灰冷。幸子職已盡。意欲遂被髮入山。然我瞻四方。蹙蹙靡勝。方徘徊無計。忽得端忠敏電。謂學部初創。相國榮公。已奏調君。請即入都。予時既決計不復人世。乃以居喪固辭。公援滿人百日當差為言。予復以漢臣無此例。不可自某始。公迫以即不就職。亦當人見榮公。不得已。乃入都上謁。相國慰勉曰。君不欲接滿人當差例。請不照滿人吉服到署。即以素服出入。君所不欲。皆不相強。但必助予。予見公意至誠切。乃諾以暫留數月。甯知由此竟不獲遂初志耶。

予至都。本擬即南歸。然既許榮公暫留。家屬在南中。殊不便。又以北方風土氣候皆佳。人情亦較厚於南方。即不官。亦可居。乃售滬宅。得萬元。為移眷及在京用費。再徐圖治生之術。乃先一年。同鄉某君。在滬以二千金歸印局。強予入黃之半。勉應之。至是則予歸宅。乃暫印局也。及議學部官制。相國命黃陂陳君(毅)起草。陳君文辭所屬也。既擬新設諸部例。於尙侍以下。設承參各二人。又援日本官制。設參事官四人。列各司之前。予議既設承參。則參事為蛇足。部員有駁予說者。乃卒如陳所擬。厥後此應立。乃廢上堂會議之例。每星期於參事廳開例會一次。有要事則開臨時會議。尙侍承參及各司官咸與議。堂官奏派予在廳行走。月致值七十元。堅却之。服闋後。始受值。

部章改以前學政為實官。各省設提學使一人。位次在藩司之後。臬司之前。一日堂上集議。相國詢衆。以提學使應以何資格請簡。嚴侍郎首建議。謂必須明教育者。蓋意在曾任學校職員及曾任教習者。故已調天津小學校長及小學教員數人到部行走。予議提學使與藩臬同等。名位甚尊。似宜選資望相當者。相國然之。因詢何資望乃可。衆未有以對。予曰。無已。亦但有仍如從前學政。於翰院選之耳。嚴意不謂然。予曰。堂官謂以明教育者為斷。不知以何者為準。殆不外學校職員及教員已耳。今各省但立師範及中小學校。其管理員及教員。不外地方舉貢生員。此等人亦未必即副深明教育之望。一旦拔之不次。驟至監司。恐官方且不知。能必其果舉職否。相國曰。然。亦但有於翰院取之。若謂翰院不明教育。俟奉簡命後。派往外國觀察數月可耳。相國復令各舉堪任之人。衆又默然。莫肯先發。嚴侍郎曰。諸君且下堂。以無記名投票法舉之可也。相國曰。不如即席面舉所知。時同在坐者。有汪君穰卿。張君菊生。予語兩君。謂蓋三人同舉。予意舉沈太守曾植。黃學士紹箕。葉編修爾愷。兩君皆首肯願同舉。菊生別增一人。曰汪太史詒書。既下堂。即有部員數人同上說帖。力詆沈為竊取頑固。萬不可用。其人蓋皆曾任小學教員者也。願所言無效。然予

至是。知當世之習為阿唯。非無故矣。

外省派遺留學生。多習速成法政。速成師範。予意學無速成之理。嘗於參事廳提議。謂無益有損。請由本部奏請停止。相國及坐中多然予說。嚴侍郎謂派遺短期留學。實因需才孔亟。亦具苦心。且謂為無益或可。若云有害。非某所知也。予謂需才孔亟。亦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在早蓄之而已。若僅三年之歲月。而以數月之艾代之。其不能得效。三尺童子知之矣。且學術非可淺嘗輒止。速成求學。所得者一知半解而已。天下事誤於一知半解者實多。若全無所知。必虛心求學。略知一二者。則往往一得自矜。最足害事。故某意非截止不可。嚴默然。既而曰。所言亦持之有故。但今日士子。望速成者多。因卒業便可圖職。一旦罷之。不慮其起哄乎。予曰。此予之所以謂非截止不可也。國家養士。非但為其職。飯地。至慮學生起哄。則可不慮。已派者任其卒業。未派者從此截止。何不可者。相國聽之。謂不必入奏。但通電各省及海外留學生監督可矣。遂令予起草。由此派遺速成之事遂止。

是年本部奏派視學官。命予視察直隸山西學務。戊申春。命視察山東河南江西安徽學務。是年本部考試留學生。奏派予充同考官。閱農科試卷及各科國文卷。明年復派充同考官。戊申己酉欽派充留學生殿試襄校官。予視學山東時。東撫為泗州楊文敬公(士驥)。總角舊交也。公與予同寄居淮安。且同里閭。其先德仲禾先生(鴻福)。與先府君又通譜昆季也。公既貴。遂不通往還。至是相見甚難。延予至其署。觀濟源。酒闌。予語公東省有大政一。一黃河。一外交。皆難措手。公何以處之。公曰。至西安。欲竊取唐景教流行中國碑。復刻一本。將以易原碑。定海方藥雨太守(若)之宗人。為何樂模舌人。以告藥雨。藥雨以告予。予乃白部。發電致陝撫及提學司。將此碑由金勝寺移置學宮碑林中。何樂模乃不得竄取。運復刻以去。當予以此陳當事。頗以為多事。強而後可。然我國之古物流出者多矣。此特千百之一。國家不加意保護。亦無從禁其輸出也。

光緒季業。各新部皆有顧問。學部亦仿行。將奏派頭二等諮議官。予以為虛名無用。堂官謂他部皆有。學部不可獨異。卒奏派十餘人。予亦列二等。然奏派後無建言者。惟頭等諮議官江蘇教育會長某。有書到部。請奏定學校職員教員升轉。其大意謂欲求教育之興。必得深明教育之人。求深明教育之人。當求之各學堂職員教員中。學部宜定升轉之法。各省小學堂長治事有成效者。升中學監督。如是遞升高等至大學。小學教員教學有成效。升教中學。如是遞升高等至大學。並相其才力。內用為堂司。外任提學使。以示鼓勵。如是則人才得而教育理矣。相國持至參事廳相傳觀。雖會以小學教員得升大學教授為奇特。未能據以入奏。然卒作復書。以示褒納。當時又有某直刺者。以卓異內用。調部。上說帖。請廢舉人進士名目。凡在學堂卒業者。一律授博士。小學卒業者授小學博士。中學以至大學。均如是稱。聞者莫不哂然。此均學部當日笑端也。

是時海外留學生返國。由部試及第者。皆獎以翰林進士舉人。以前歐美留學返國者。多為不平。適四川擬修鐵道。喬茂階左丞聘詹君天祐為總工程師。詹徵露此意。喬君遂以此提議於參事廳。堂司會謂當援例奏請補獎。予議此事其亦贊同。但年來新學未興。舊學已替。頻年留學生國文試卷。皆予校閱。幾無一卷通順。滿紙膨脹運動等新名詞。閱之令人作嘔。

對德外交。現與德新島督。相處甚洽。其棘手者。惟學務耳。此邦學風。競。非得有幹力提學使不可。私與公商。若惠然肯來。當密商榮相。得公任此。皆無憂矣。予謝不可。公曰。公必不可。不敢強。然當為吾謀適任者。予前視學保定。見羅順循太守(正鈞)。其人似有氣幹。允向榮相言之。其後由部奏簡順循提學山東。然亦無顯績。蓋其人亦老於仕途者也。公文語予。有一事頗關重要。且質之公。德國租借青島。初實欲用為東方軍港。既至。乃知不可用。其政府深願示好我國。交還為自開商埠。但請以後東省路礦各政。聘彼國技師。此外別無要求。至其政府經營青島費用。願以最長期由我國政府逐年償還。不取息金。意欲請公密陳榮相。若以為可者。其當任折衝事。予極贊之。乃歸為榮相言。相國謂此事體大。俟南皮入都後議之。及文襄至。亦然之。願以西藏兵事。遂不暇及此。未幾。文敬亦擢北洋大臣去。此議若行。則歐戰時可免日德之爭。然天數如此。殆非人力所能挽回。

予在濟南。欲觀東昌楊氏海源閣藏書。請文敬為之介。文敬曰。東昌不通鐵道。往返辛苦。且閣主人老職。平生愛書甚。不僅實藏。自購善本亦不少。願老而無子。近支無可繼者。彼深憂身後散佚。嘗為予言之。且此老自由外部歸。欲得一京卿頭銜以自娛。請予伺機奏保。至今無以報。其身前誓守藏書。必不可奪。且不肯示人。若於彼存日。奏請立案。將其藏書報效國家。先呈目錄。俟身後由東撫案籍點收解京。而賞以卿銜。彼必感激樂從。此事查與榮相商之。予敬候部示。予歸即陳之相國。相國首肯。然卒以不關重要置之。今楊氏藏書。歷遭兵事。多散佚。則當日所請不行。為可惜也。因楊氏藏書。及一。歌人何樂模。亦當優獎海內留學。經術文章夙著聲譽者數人。以示學子。俾知國學重要。並非偏重西學。相國首肯。令予略舉其人。乃舉瑞安孫君仲容(詒讓)。湘潭王君壬秋(闈運)。及已故紹興府教授烏程汪剛木先生(日植)。

謂汪合雖已故。亦宜追獎。其後乃獎王君壬秋元和曹君叔彥(元弼)諸人翰林。而汪孫不與焉。

文襄入樞府。兼管學部。到部日。循例旅見。文襄止予曰。今日各司旅見。不能接談。明日下午幸過我。乃如約往謁。文襄曰。君此次到部甚善。幸勿再言去矣。予答以愚意不通世故。且已陳榮相不久乞歸。並求中堂諒許。文襄色微不懌。已而笑爾曰。我必不任君去。因詢以在兩湖時。奏設存古學堂。君意云何。予曰。中堂維持國學之苦心。至為敬佩。惟國學浩博。畢生不能盡。今年限至短。復加科學。成效恐不易期。公首肯曰。此論極是。但不加科學。恐遭部駁。至年限太短。成效必微。但究勝於此無之耳。予曰。職往於集議此案時。曾有說帖。乃推廣中堂之意。略謂各省宜設國學館一所。內分三部。一圖書館。二博物館。三研究所。因修學一事。宜多讀書。而考古。則宜多見古器物。今關洛古物日出。咸入市舶。亟宜購求。以供考究。至研究所。選國學有根柢者。無論已仕未仕。及舉貢生監。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經史文學考古門目。不拘年限。選海內耆宿為之長。以指導之。略如以前書院。諸生有著作。由館長移送當省提學司。申督撫送部。果係學術精深。微部面試。其宿學久知名者。即不必面試。由部奏獎。如是則成效似較可期。公聞之欣然曰。君此法良佳。當謀奏行。予又乘間言。以前奏定各學堂章程。乃以日本為藍本。與我聞有不合。尙有應增損者。我朝自世祖頒六諭以訓天下。厥後聖祖廣之為

十六條。世宗又推行爲廣訓。從前學政案試各部。必下學講演。童生考試。必令默寫。此誠教化之本。中小學校。亦宜宣講。日本有教育勸語。其例可援。至大學章程。經科課目。宜增歷法。文科宜增滿蒙回藏文。此皆我藩屬。且爲考古所必需。原課表皆無之。反有埃及古文。其實埃及文字。雖亦象形。與我文字。故非出一源也。公聞之首肯者再。令予將以前定章。加以補正。當具奏更改。予乃一一加籤呈堂。堂官以爲非急務。竟擱置之。後文襄引疾。此議遂罷矣。

予到部。本欲留數月即去。乃榮相維繫甚殷。及文襄督部。爲言榮相倚畀君甚。幸補助之。益不許退。至戊申服闋。適遣嫁程氏女。舊例部員無故不得請假。予欲借此乞退。據情上陳。乃許私假二十日。不許去。及至泥。值兩宮先後上賓。乃還返京師。尋文襄奏請試署參事官。己酉春。奏補。遂不敢言去。至是實爲予致身之始矣。

學部定章。參事官內以承參外以提學司升轉。先由本部奏請記名。予自補官後。自維以韋布驟致郎曹。忝竊非分。深懼無以報稱。乃一日左承喬君來言。現奏保承參及提學司。榮相欲留君在部相助。然提學司難得人。又欲保君提學。意不能決。屬質之君。願外任乎。抑在內乎。予爲愕然曰。此豈堂官可謀之屬員者。予補參事。已懼難報稱。請爲謝相國。以後保奏承參及提學。幸勿及某。後半歲。又言之。予益驚愕。謝之如初。榮相初頗疑予爲矯強。至是信爲出於中誠。乃謂予曰。予知君性恬退。不願他任。但我意國子承。不異宋人奉祠。惟非品學足爲國人矜式者。不克任之。梧生不耐冷官。不久必遷擢。宜莫如君。此可不必再辭矣。梧生者。臨濟徐君(坊)。時方任國子監丞者也。予復遷擢。已而榮相以病去。徐

談英國人的迷信

一般自認爲受過西洋文明洗禮的人們，總以爲迷信也像是我們古老中國的「國粹」一樣，在西洋是不會這樣多的，因此大教中國思想陳腐，科學落後，一切非趕緊洋化不可。

固然，教一個西洋人到虹廟或城隍廟去燒香敬神，那是不可能的，而且穿着挺直西裝，跪拜起來，多少使人有些不大入眼。可是他們一到禮拜堂裏，恐怕這些就如「家常便飯」，神字不過換做上帝，紅蠟不過換了白燭。這事情如果併看起來，我不知道相差究竟在什麼地方，然而有許多人總是要說前者是迷信鬼神，後者是信仰宗教。

就說這種是信仰宗教，不涉迷信，但西洋人對於「十三」是一個極重要的諱忌，前幾年還有一種「幸福之連索」的把戲，居然也流行到中國，破費了中國人許多信箋和郵票，那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迷信罷。至如英國賴愛德所著的「英國民俗」一書(Arthur Robertson Wright English Folklore)，那中間講到英國人的迷信，真是俯拾皆是，頗與我國有不合而同一處。足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迷信之舉，中西固多一律，我們正可不必因此而大歡自己陳腐落後，而說他人文明進步已經到了透頂也。

譬如說罷，中國人是最迷信八字的，就是每個人所生的年月日時的干支，這本沒有什麼哲理可說。可是英國人也正有此種迷信，如他們俗語所

君亦未他推。文襄奏補予農科大學監督。

文襄督部後。議奏設大學。侍郎嚴公。謂學子無人大學程度。且無經費。持不可。文襄曰。無經費。我籌之。由高等卒業者。升大學。無程度不足。侍郎爭之力。文襄佛然曰。今日我爲政。他日我蒙賞陀羅尼經被時。君主之可也。乃奏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奏任德化劉公(廷琛)爲總監督。經文格致農監督。任膠州柯學士(勸恣)。昭文孫吏部(雄)。元和汪侍讀(鳳藻)。及子。皆奏補。法工商監督。任侯官林參事(鑒)諸賢何員外(燾時)。江夏權主事(量)皆奏署。

先是於參事議大學官制。予議不必定爲實官。當時頗有贊同者。文襄以他故。決定爲實官。遂定總監督正三品。分科監督正四品。及奏請分別補署。是時予應開參事官本缺。循例上請。時漣陽唐公(景崇)代榮相國任部長。唐公曰。君在部久。一旦改官大學。義不可留。然大學故隸本部。且君爲諮議官。得與議部事。以後幸相助。乃次日復招至堂上。謂予曰。頃承參堂因將請補參事缺額。檢閱前奏。乃知繕摺時漏去分科監督爲正四品一語。同人本惜君去。今因誤。君可以原官兼任。仍得在部相助。深以爲幸。但幸勿以此語管部。恐管部必欲補奏更正。轉多事也。予爲避求升級之嫌。唯唯而退。以前榮相奏任徐君爲國子監丞。因底銜錯誤。乃自請讓處。唐公長部。頗異於榮相國。此其一端也。

予既長農校。時大學行政。皆由總監督主之。各分科監督。畫諾而已。無從致力。惟是時七科皆在馬神廟。本某駙馬舊府。地狹不敷用。予請於管部。奏撥西直門外釣魚臺地建新校。設試驗場。毒善嚴寒。往返監視。至辛亥秋。乃落成。而武昌之變作矣。

微言

謂「硬殼果的大年，也就是小孩的大年」。這是指年而言。同時在英格蘭北部有種歌訣，便是說出生的日子，即可預示他們將來命運的好壞：

- 星期一生，外表堂堂；
- 星期二生，福祿永昌；
- 星期三生，命苦無常；
- 星期四生，必走遠方；
- 星期五生，財多名揚；
- 星期六生，家無宿糧；
- 星期日生，伶俐有光。

生日以外，生時也被認爲有關，通常都以爲早上出世最能長壽，漸晚則漸短促，而且在東安格利亞(East Anglia)一書，一般以爲小孩隨地如果正在教堂大鐘發出和聲時(即三一六一九一二點)，則必定格外聰敏。這種與我國的八字，正不謀而合，所差的不過沒有所謂月份，和計算時日方法有些不同罷了。

而且他們於小孩生產以後，還有種種迷信，這在中國恐怕還沒有。如英國前首相鮑爾溫(Stanley Baldwin)曾經這樣說過：

「我生的那天，我們家裏的 Bewtley 籍女廚師把我包一條氈毯，她因

為希望我將來能够步步高陞，就依規矩抱我走上幾步樓梯。但她還想我成爲一個前途非常偉大的人物，所以竟一氣走到頂級，到了以後，她在某一間屋頂小室的當中放了椅子，然後抱着讓我站上，她將我高高地舉起。」

這種規矩豈非就是迷信，然而鮑爾溫居然正被中着，也足見迷信有時竟成事實，無怪至今還是有不可破滅的潛勢力。此外如「頸上長黑痣，困苦必紛至」；「不到一歲莫剪爪，好教母親少煩惱」；我也不再一一細說了。

小孩長大便結婚，那中國人又要講到男女兩造的八字，還有什麼五行，我是弄不清的。記得我幼小時在祖父地方曾經看到一本「婚姻配合書」，裏面就是將男女八字配合爲五行，再由五行造出種種歌訣。可惜我現在已經忘記，不知吳璧光（上海命相名家）家裏有沒有這個本子？我只記得頭一句是這樣的：「夫金妻金哭零零」，這當然是說這樣配合的男女，不會有好的結果。此外結婚日期必須選擇，也與兩造八字有關。同姓不能結婚，那因爲是血統關係，然而到現在年代已很久遠，彼此早已無血統可說，甚至像胡適「終身大事」中連田陳也不可結合，畢竟也成爲迷信。這些當然對舊式婚姻而言，現在新式早已不談了的。英國人雖然不像我們要配合八字，但是他們對於日期和姓氏倒也很講究的。譬如五月這月裏他們是不結婚的，俗有「五月把婚結，後悔來不及」。因爲以前羅馬在這月裏會舉行「厲祭」的緣故。我們中國也認五月爲毒月，而且六月七月向來也不舉行婚禮，六月大約是怕天熱，七月則有鬼月之嫌。至如「變姓卻沒變字樣，不是變姓是變苦」，這就是說英國人對男女兩造的結合，不可把姓的

，總是說得鬼生活與人生活完全一樣，沒有什麼半點差別。而且他們還有「種叫哈蘭鬼 (Poltergeists) 的，那更是稀奇，居然會做出種種聲音，還能使室內的物事，在空中飛舞。這種在中國不知道有沒有的？我所知道的五通鬼倒與牠有些相似，因爲五通鬼據說也能够移動物事，放在這裏會變到那裏，不過要看見能在空中飛舞，那倒未曾聞見過。這樣說來，五通鬼畢竟還要讓他們哈蘭鬼神巧一着的。

既然有鬼，而且鬼又是可怕的東西，就非避免不可，這在中國也有其種種的迷信的。而在英國，那末在人死的時候，隣居和親友爭來看屍，通常必定觸牠一下，觸手尤佳；據說這樣一來，便可表示與死者無仇，正像生前握手表示親暱一般，可以使鬼不來爲難。至於爲死者備食物，這在中國原是一種重要的禮節，春祀秋祭，孝思不匱，已不能作爲一種迷信。不過在西洋人看來是有些神祕的，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教徒，他們絕對不許有這種流教的舉動。然而這在今日的英國也未嘗絕對沒有，不過他們不像我們真會擺起一席酒菜來的，只是一些果品、麵包、奶油之類而已。有時他們也拿到墳頭上去，如我們掃墓一般。

要想趨吉避凶，推命以外，還有占卜，那是預測將來的禍福，另有此種職業者，專司其事。此種方法，名目不一，而英國人的花色好像比我國人還多一些。

據賴氏調查，單是倫敦一區，就有紙牌卜，看水晶球，看年法，相手，占星，觸卜和千里眼等等。這種職業占卜家，據說方法是日新月異的，因爲有一般商賈們，早將舊有方法，爲便利衆人自卜起見，製成了種種的卜具。譬如紙牌卜就是在紙牌上印了占卜種種的符號；水晶球也在上面先

以注音字母第一字相同爲不可結合，那末和陳相同的車、柴、程等姓也不可能的了，還不僅如胡氏「終身大事」中所說田氏出於陳氏那樣的簡單而已。

生老病死，有生必有死，這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一件事，然而好生惡死，又是人人所期望的一件事，於是趨吉避凶，對死便有大大的諱忌。即使不能不死，也得讓牠在可能範圍之內，能够多積延幾許，這是中國人如此，英國人也何嘗不然。他們幾乎把稍微意外的事，如看見牆上掛畫墜了，鏡子破了，耶穌誕日的糕碎了，或者聽見雄雞在午夜前啼鳴，貓頭鷹奇怪的叫聲，都是有死消息的一種預兆。甚至像貓兒死了，狗兒狂吠，鼠兒咬物等等極其平常的事，也竟與死字有關，那比我們中國人所想像的死，實在還來得廣大。此外如人死以後，屍體如果並不變硬，三月之內必定再死人的；如果眼睛不閉，那是他還想找個伴兒同走；這也比我們中國人所迷信的來得厲害。中國人說人死不能瞑目，那是說他還有放不下的事，或者死得冤枉，所以如是，然而絕不是說他還要找個同伴。如果真是這樣說法，那他的屍體，恐怕只好讓他永遠放在原來地方，沒有人會去收殮的罷。

中國人死後便稱爲鬼，而且鬼竟也如人般另有一個世界。這個迷信雖然二千年前漢儒王充大聲極呼竭力辨明過的，然而二千年後的今日還是有人深信無疑。這在英國也與我們不分軒輊，而且他們在報上和刊物上，還常常記載着鬼出現的消息，什麼伊麗莎白女王鬼，安妮王后鬼，紅衣主教烏爾賽兒，大主教費兒等等，簡直都是歷史上著名的人物。這種鬼，有的刻了各樣的數目，無論那個只要把牠和一張附表合用，便可以自卜休咎。這門生意既被奪去，所以他們非另想新法不可。此外他們還有一種找漏屍的卜法，在這裏順便談一談。

他們是用一塊挖空的麵包，裏面盛些水銀，讓牠放在河中漂流。據說一漂到屍體所在的地方，那塊空麵包，便會停着不動，或者在附近旋轉起來，然而有時聽說並不怎樣靈驗。

中國人有一種卜法叫做「輪時間」的，就是數着時間，可以找到人或事物，知道他在某方。這種在英國也大通行，尤其是婦女們要想卜她身旁的人兒，常常用此方法。不過她們是一邊數一些果核或鈕扣之類的小物件，一邊唸着「是今年，是明年，是總有一天，是永遠不然。」只要心誠，據說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來卜，同樣得到靈驗。還有一個方法，據說先在一件東西上面畫一箭頭，然後自己雙目緊閉，旋轉身子，直到忘了原來方向，將手中所拿畫箭頭的東西從頭上往背後擲去，看那箭頭所指方向，再去找尋物事，就能如願以償。

占卜其實也並不限於人爲的方法，有時却可取於自然界中。譬如中國人以鴿鳴爲喜，鴿叫爲凶，所以鴿總是稱爲喜鴿，而鴿則在舊劇中更把牠固定爲凶禽，只要劇中人有凶事到來，事先必讓牠在臺上叫了三聲，以示凶的預兆。這在英國則認爲鴿是最不祥的鳥，只要牠停留在人家屋上，這家必定會死人的。甚至鴿毛也爲不祥之物，如牀上或枕中有了牠，要死的人便不容易死去。至於喜鴿，倒也與我們相似，不過不可只有孤獨的一隻，否則也還是不吉。他們的俗諺有云：「一鴿報愁，二鴿報喜，三鴿報婚姻，四鴿報兒女……」花樣又比我們多得了不少了。

說到這裏，他們還有一件最可發笑的迷信，便是向蜜蜂報喪。據說他們養蜂的人家，如果遇到家主死了，家人必須也向蜜蜂報喪。通常還用黑綉紗打了一個結，繫在蜂窩上面，算作牠們也爲家主戴孝。假使不告訴牠們，牠們也便死了，豈非得罪了牠們？所以遇到的人家，還須繼子親自告蜂。那樣鄭重其事的舉動，在中國恐怕任何地方都沒有的。

植物之類可以預卜吉凶的，每年第一次開的雪花不宜帶到家裏，或將此花贈與異性，否則等於咒他或牠快死。蘋果樹如在結實後開花，這也是不吉的，家裏有喪人的危險。胡荽無論如何不可把牠移植，否則家裏也要死人。此外還有許多，真是說不勝說。我在中國，還沒有同樣東西可以與之比擬，這當然是我見聞寡陋的緣故，但我也敢自信，中國人以花草卜吉凶，恐怕是很的少見罷，就像我的故鄉，便沒有這種說法，而且稍一帶動，說是就會喪人生命的。

不過像下面以人身上發生痛癢而預卜未來如何，倒與我們若合符節。如說耳鳴必有人在說壞話，鼻癢是將有麻煩，右手癢主進財，左手癢主破財，腳跟癢主將往新地。至如打嚏有一首歌訣，如下面所列：

- 星期一打嚏，防危險近身；
- 星期二打嚏，有生客問津；
- 星期三打嚏，得一封書信；
- 星期四打嚏，必有事可成；
- 星期五打嚏，免不了傷心；
- 星期六打嚏，明日見情人。

個方法我們中國也有，而且我還親自看見過，不過他不是把針種在機齒上，而是將針刺在牆壁上，好像牆有多少，刺在牆上的次數也是多少，意思讓牆移刺於磚上。這個靈不靈我可不得而知，因爲我所看見的人他一面正在敷藥，後來據說果然好了，那其結果是不是應當歸功於施術者，實在是一個疑問，然而病者終是相信牠的，於是那個施術者也就被他稱爲「神乎其技」的神醫了。

但如上面所述這不過是一種咒語與動作，即使不靈，也不至於傷生，有一種却常常喜歡用些毫無根據的土藥，如「灰茶」之類，就是把東西燒剩的灰放在茶裏，這在中國是很普遍的，而在英國也是如此。他們認爲這種灰茶給小兒喝了，可以預除氣脹和肚痛。甚至一九二七年里茲地方，竟有人用水吞服豬爪熬煎後磨成的粉，以治糖尿病的，結果終於暴死，那不能不說因避禍而反生禍了。

此外還有一種護身物的，其目的也無非厭殃與避邪。據我所知，中國人在身上備護身物是很少的，只有小孩在項裏戴一種項圈（女子只作爲裝飾品），算是可以長壽，然而也極不普遍，尤其在現在則更爲少有。可是在英國却大不相同了，據倫敦一位醫師統計，他所診察的各學校裏面，學童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在衣服下面帶着護身物的。這種護身物向來藏在隱蔽之處，並不顯示於人，普通所用的是一串特製的藍珠子，云有防止胸部病痛之功。帶上以後，即永不得取下，甚至連洗澡的時候，也是如此，否則據說要傷風呢。

這不僅學童是如此，成人男女亦莫不皆然。他們報紙上記載淹死的人或被謀害的人，身上總常常能夠找到這種護身物的，不過名目不一，或者

，但不過是有人道我而已，沒有禍福存乎其間，詩裏所謂「願言則嗟」，可知即在古時，也只是這樣簡單解說而已。

與占卜性質略似的還有一種厭殃法（我國古時稱爲厭勝術），這在中國是最盛行的，甚至用法治病。占卜是推測未來的禍福，厭殃法却是欲把已來的禍患轉之爲幸福。此種用術治病的人，在英國亦有專門作爲職業，男女都有，大家稱他們做「草藥郎中」（Herbalist）。如他們治人漫傷時，先向患處連吹三次，然後口裏吟着：

我今來此治漫傷，
死人若知活人苦，
漫傷之處包清涼。

這種頗像我們中國的祝由科。因爲祝由科治病，也是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其實就是一種厭殃法而已。

此外像治百日咳，他們厭殃的方法很多。譬如將病兒的一小片頭髮，夾在塗好奶油的兩片麵包裏面，然後拿去給狗吃，咳病就會傳給於狗了。這種正如中國人之出賣重傷風，那手續還要簡單，只要用一張小紅紙條，寫上「出賣重傷風」五字，貼在小便或車站衆人聚集常見之處，那一個不當心見了，據說重傷風便會傳給於他的。

還有像除肉瘤的，他們的厭殃法更多，最普通的是將肉瘤敷清，然後把牠們和另外可以爛掉或拋掉的同數東西，象徵的聯合在一起，據說就可將肉瘤移去。譬如說，用一包小石子，數目與肉瘤相同，隨便拋掉；然後有人如果拾去那包小石子，肉瘤就移給那個人了。還有一種是用磁針，次

是一種錢幣，或者是一種豆類，或者像一種磁單，做出各種各樣的形狀。即如上次大戰的時候，不但普通兵士要帶，官員們也多這樣帶着。又有一種小孩頭上的胎膜，據說可使人不至溺斃，所以在德國潛水艇橫行的時候，立刻成爲衆人想買的東西，很要破費一些錢後才得買到一具。這在中國人看來，無論如何不會相信小孩的胎膜還有這樣的妙用。不知道次大戰之中，他們還是這樣的帶着否？

總之，英國人的迷信是很多的，說起來真是可以寫成一部大書，這裏只是隨便引談，不能備及，欲窺全豹，還非長時間搜集不可，本文就在這裏帶住了罷。
（愚人節後一日草畢）

古今下期要目預告

- 中庸讀本書後..... 梁鴻志
- 談諸葛亮..... 朱樸
- 曾國藩與左宗棠..... 紀果庵
- 十國談助..... 陳寧士
- 關於珍妃..... 笠堪
- 談李慈銘..... 楮冠
- 記語言學家王小航..... 何默
- 明末的人物..... 劉平
- 「生活」與亡史..... 海龜
- 美國投機家列傳..... 許季木

崇效寺楸陰感舊圖考(上)

張江裁

圖史

北平安門內，有崇效寺。清初環寺多果樹，花淡紅色，殊燦爛，人遂以畫花寺稱之。乾隆中葉，寺僧植丁香，遂又以丁香著。其後更植牡丹，遂以牡丹名。藏經閣前老楸二株，陰蔽天日。牡丹放時，寺僧設座楸陰，香茗供客。好事者，復以詩歌彰之。於是崇效寺楸花漸爲人所稱道。

北平寺廟，半多楸樹，而枝柯奇崛，獨以此稱。寺僧謂係五百年前物，雖未可逕信，但視其老態，當亦非近百年物也。光緒丁亥，詩人番禺沈南野先生與太湖徐芷帆徐養吾昆季，排日攜酒以遊。養吾逝，芷帆爲繪楸陰感舊圖，及芷帆下世，圖卷旋失，南野先生憤懷往跡，乃更補得斯圖，友好復施題詠，以塞其悲。時人謂是圖當與青松紅杏馴雅還卷移花三圖，同爲崇效寺史實。

民國十三年春，余謁南野先生於宣南青廠便住，得瞻斯圖。先生謂將送置寺中，蓋深感私家之不易存也。

越二年，南野先生歸道山，圖書玩飾，多已易主，而是圖也，或云已送寺中，寺僧視同拱壁，秘不示人。或云遺孤以之易米，佚諸他姓。同一時世，所云異詞，又安知千百年後，此圖故事，傳聞不更支離耶。余與先生幸同時，瞻覽之頃，又得先生口述斯圖故事，乃更摭諸家文字，爲之排比，以爲談春明掌故之助。

南野先生以貴公子而嫻詞翰，主燕都文壇者垂三十年。晚歲著有便佳簞雜鈔二十四卷，多晚清四朝雜史，於燕京風土古蹟，撮拾尤詳，蓋嘗有志於春明采風之作也。

吾輩今日究心掌故，方期無負鴻都，願瞻問道，先生實有以啓之，而先生往矣，請益無從，遂斯圖

者得微實焉。

光緒丁亥，余年二十三，與徐芷帆侍御（德沅），養吾主政（德澂）

昆仲，同受業於鄭東市師之門。（師諱吳，事母至孝。原籍直隸，寄籍山東。光緒已卯解元，經術甚深，授賤子以毛詩，今茲略解詩義，吾師之賜也。）崇效寺有老楸二株，數百年物，暮春著花，作淡紅色。遊春士女，來賞牡丹，此樹婆娑，難邀一盼。余與芷帆昆仲，館課餘暇，排日載酒來賞楸花。養吾既逝，芷帆爲繪楸陰感舊圖，徧徵題詠。一時名輩如朱古徵、胡長木劉慈甫咸有題詞。余亦譜買陂塘一闕，稿佚已久。甲辰余再入都，芷帆逝逾十年，感舊圖不知流落何所。社友李紹堂（國瑜），爲陳松山給諫女婿，夫人陳佩彤，工繪事，爲余重寫楸陰感舊圖一幀，付之裝池，題者甚夥。（節錄沈氏便佳簞雜鈔）

白紙坊崇效寺大殿前，老楸二株，高數尋，花作淡紅色。余少時恆偕同親友徐芷帆徐養吾，排日載酒，吟賞其下。養吾既逝，芷帆爲作楸陰感舊圖，徧徵題詠。宋古徵先生（祖謀），題繞佛閣一闕。詞序云：崇效寺楸花最盛，往年徐芷帆養吾兄弟，花時輒宴賞其下，余季彥偕，間亦一至。養吾下世，向又五年，彥偕亦宿草矣。芷帆作楸陰感舊圖徵題，執筆泫然，不止黃墟之悲也。詞曰：紺煙欲霽，香外梵歇，頽照蕭寺，珠露飄瑟，憤俊侶年年賁春醉，畫闌再倚，誰料素約，和恨難理，殘醪沾地，夜深定有，秋魂驚起。 畫壁字零落，細數詞流空百輩，何況故人，傷春當日淚，總冷透風口，鄰笛悽異，斷鴻知未，有一樣西堂，孤坐無睡，繞花陰，夢痕如水。余於甲午隨侍揚州，甲辰再入都門，芷帆逝已數年，感舊圖不知流落何所。（節錄沈氏十疊神語）

東師白紙坊崇效寺，本唐之畫花寺，蓋與潘徐宅所建，元至正始改名

崇效，明清因之。宋竹垞王漁洋手種丁香，開在西來閣下，今久非故物。惟春時牡丹盛開，游賞如織。魏定章詩所謂：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者也。寺內楸花二株，幹可十圍，濃陰滿院，信爲巨觀。吾鄉太湖徐芷帆侍御與其弟養吾主政及番禺沈太侔（宗時）游，嘗徘徊楸陰下。養吾逝世，芷帆爲繪楸陰感舊圖，海內名流，多有題識，未久芷帆圖卷不知流落何所。清季太侔乃倩陳松山給諫長女陳佩彤補繪徵詩，計題達四十餘人，洵爲畫花寺中一段掌故，當與青松紅杏圖及馴雅圖卷子並傳矣。太侔乘客雜林，爲余舊識，風流文采，饒有典型。官祠部日，於宣南創著滯吟社，並刊國學萃編，表彰叢佚，沾溉藝林。晚年署繁霜閣主，身世佹倖，人以沈雙呼之。丙寅秋病歿都下，遺稿飄零，殊可念也。（節錄王氏今傳是樓詩話）

圖詠

漢陽易哭庵（順鼎）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爲看芍藥屢停車，幾度楸陰聽煮茶。尋夢更尋尋夢地，送春先送送春花。閒思棋局都成劫，小坐琴牀便當家。感舊却憐君似我，鬢絲禰榻共生涯。

仁和吳伯宛先生（昌綬）題楸陰感舊圖詩：且向樹陰求淨法，漫從花底問詞流。人生如此勿勿過，一瞥年光十倍秋。

番禺潘蘭史先生（飛聲）題楸陰感舊圖詩：看花前度駐吟鞭，忽忽回頭漫五年。我亦重來老居士，楸陰如夢問詩禪。滿眼滄桑感不勝，無端興廢到南城。喜君覓句蕭閒甚，名士前身定是僧。（已西北來寓馮山館，與

太伴仁弟看花崇效寺，忽忽五年矣。癸丑七月重至都門，出此圖囑題，不勝舊游之感。

孫天問先生(谷叔)題楸陰感舊圖詩：往事成煙散有痕，歌離弔夢易黃昏。春光零落詞人去，一種傷心古寺門。風塵小立奈情何，帽影鞭絲感逝波。欲譜山陽舊笛怨，故人今日已無多。看花前度記曾經，頭白風懷淚易零。閱盡興亡閒欲語，古楸如昨可憐青。我亦曾攜一棹遊，京塵回首冷於秋。欲將眼底滄桑事，親與先生話酒樓。

江甯夏蔚如先生(仁虎)題楸陰感舊圖詩：十里王城隔軟紅，招提來覓舊游蹤。楸花一樹垂垂老，惆悵山陽笛裏風。側帽重來鬢早凋，古愁鬱鬱難消。歌離弔夢尋常事，瘦盡休文一尺腰。桑樹成田海水枯，豪情綺夢兩模糊。思量唯有風前影，萬劫情天恨不除。最憶年時載酒行，鼠姑風裏祝長生。張侯奄化胡公逝，策馬西州共此情。(憶癸卯甲辰間，朋輩恆於牡丹開時，排日宴寺中，為余作生日，合影為記。今圖中已弱兩個，則張篤生郎中，胡劭介參議也，披是圖觸我黃墟之感，故末首及之。)

仁和徐花農先生(琪)題楸陰感舊圖詩：青松紅杏各分枝，歲歲看花盛一時。豈獨雙喬誇國豔，春風吹處客題詩。二百餘年事已遷，寺門猶聽曉鐘煙。莫談千古興亡局，無數桃花宿柳綿。

仁和徐仲可先生(珂)題楸陰感舊圖詩：尋芳古寺幾聯騷，鼻觀馨香肯共參。花自依然春易老，樹猶如此子何堪。廿年奄忽成殘劫，十步徘徊憶立談。舊恨更增家國感，詩人心事有僧話。

高思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俊遊如夢夢如煙，閱盡滄桑倍可憐。竹向

香風陳公輔先生(慶佑)題楸陰感舊圖詩：文章吏部有傳人，感舊楸陰三十春。害子(張延秋編修)鴉翁都化去，(潘輝琴學士)與君和淚說前塵。

(先君子北遊日，與先德吏部潘張諸丈談宴甚多。)(風廊可有舊詩僧，重話書燈與佛燈。老去詞人亦如樹，一朝纏繞困長藤。(韓退之楸樹句)

盛時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重尋蕭寺記模糊，老馬偏能識舊途。夢裏故人鄰笛斷，昔年遊侶畫圖孤。紗籠壁上題紅蕊，花發階前對綠蕪。惆悵楸陰悟來去，一聲禪磬萬緣枯。

周退舟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棗花花事看成田，舊侶招邀憶卅年。猶有樹陰無恙在，一痕春夢已如煙。往事重思髮欲皤，攜尊幾向寺門過。不堪一幅生綉影，寫出山陽笛裏歌。春風歲放牡丹叢，我亦搖鞭入寺中。不見當年人載酒，楸花猶作向人紅。小劫滄桑首重回，故人幾輩已塵埃。(題圖諸人，已逝十輩。)(尺線不是吳淞水，也試并州快剪來。(題句為人剪去一段。)(芋火因緣話懶殘，場來感慨總無端。青松紅杏依然在，留作他年掌故看。

沈研農先生(福田)題楸陰感舊圖詩：披圖意我此尋芳，認得雙楸舊佛堂。當日看花楸樹下，迷濛小雨溼衣裳。老僧袖扇乞題詩，濡筆楸陰記共誰。(今春與胡遲圃到寺看花，僧出扇索題，各呈綠牡丹詩一首。)(檢點前塵春似夢，比君惆悵又多時。同是東陽稱瘦沈，長安索米我遲來，此楸可比金城柳，根觸君懷第幾回。(癸丑移居青廠邑館，與太伴宗兄同寓陸氏之屋，東西阮家之巷，南北無此密邇也。暇時出其楸陰感舊圖命題，爰成短句，以質方家，珠玉在前，慚愧無既，願兄作寒具油之口污觀可矣。)

東陽猶健在，只愁人瘦牡丹肥。才媛聰明絕世無，憑將彩筆寫繁蕪。他年韻事流傳遍，詎讓青松紅杏圖。回頭重話少年場，儂亦京華弔夕陽。怕向

靈花寺裏過，數聲鄰笛語淒涼。
常熟孫師鄭先生(雄)題楸陰感舊圖詩：聯吟俊侶憶陳(簡持)吳(伯宛)，人世匆匆過隙駒。搖落怕吟枯樹賦，纂鈔勝佩賦愁符。(君有便佳詩難鈔行世。)(冰清首羨捷鳥柏，(李君國瑜，為松山給諫之婿。)(玉碎今凋集鳳梧。)(梁殿森嚴成廢苑，槐松憔悴有誰扶。(朱子語類云：國朝殿惟植槐楸，隱然有嚴肅氣象。)(富貴春夢一場，漫誇花相與花王。繁華轉眼成蕭瑟，豈遺真心耐久長。(甲午年遊靈花寺舊作云：洛陽富貴如春夢，爭及楸花豔澤容。)(直諫良朋悲宿草，扶疏老幹閱滄桑。竹垞手把丁香植，掌故宜南幾幾詳。

趙炳麟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年年四月靈花香，(崇效寺，明靈花寺。)(東客提壺古寺旁。今日披圖偏一淚，敗垣冷落對斜陽。舊藤斑駁有馴雞，(崇效寺有名畫二軸，一青松紅杏圖，一馴雞圖。)(往事蒼涼脈鼓聲。猶記當年戎馬警，一驢馳過寺門西。(庚子聯軍陷京師，余與陸紹淵司勳，騎驢由此，奔赴西安。)(又著黃冠作夢游，離離黍黍故宮秋。人民城郭都無恙，孰悟莊生太宰舟。野草迷天楸影孤，難從滄海重蓬壺。廿年牢落春明夢，愁看青松紅杏圖。(余在台六年，得友兩人，一陳松山田，一浮杏村春，故有青松紅杏結良緣詩。今松山不知流寓何處，杏村聞已入山為道士。寫此圖之李君國瑜，松山塔也，觀畫懷人，感何於已。)

順德羅復堪先生(惺曼)題楸陰感舊圖詩：人事百年隨例盡，詞流幾

陳宗實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殘春載得當年酒，棗花寺裏重回首。看花還憶看花人，瘦腰更瘦腰圍否。舊遊成夢髮成絲，廿載滄桑滿樹枝。紅杏青松期未管，楸陰佇立已多時。

程康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小立楸陰動客情，當時花外幾人行。眼前良友驚生死，身後遺編識姓名。投老未堪詩作祟，治聲還與酒為盟。披圖曠有黃墟痛，廿載迴思淚不清。君身可是維摩詰，病裏光陰秋復春。往跡豈無鴻爪印，故衫猶有馬塵塵。忍過百八鐘聲寺，苦憶重三稷事人。願我年來同一恨(先師顯印伯，故人沈視農，相繼去世)，至今餘痛淚痕新。

順德辛做蘇先生(耀文)題楸陰感舊圖詩：長楸不共劫灰沈，此樹婆娑百感侵。震且憲章夷變夏，須彌法偈古猶今。玉階紅藥臨風笑，碧海金輪怨夜深。一樣興亡陳迹在，智公松杏有同心。(青松紅杏圖卷乃智朴禪師小照，向存崇效寺中。十年前寺僧質於廢肆，託云經亂遺失，後為楊蔭北樞密所得，余曾親於方堂寓中。初傳謂智公乃洪經略部將，甲申後，殲度於盤山，青松紅杏者，蓋指松山香山南役而作也。癸丑九月初，蔭北以此卷歸回寺中，陳於東廊，任人觀覽。旬日後，北囑往持收藏，然寺僧惡

俗，恐早墮塵埃耳。

徐半夢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風颯殘花半是禪，空廊寂寂夢如烟。畫
圖寫盡飄零影，疏雨黃昏又一年。閱過滄桑一物塵，楸陰無恙可憐春。愴
情莫道風懷減，瘦瘦猶支劫後身。干戈滿地竟何之，忍淚看天到幾時。回
首舊遊何處是，斷魂情緒鬢絲絲。轉緣回黃感慨深，浮生一例任銷沈。山
陽笛裏愁多少，吹倦年年作賦心。

太湖雲龍閣先生(祖光)題楸陰感舊圖詩：往事沉思鎮日嘯，楸陰寂
寂佛堂譚，故人隨樹劍雙匣，芳信劫餘春一花。老實琴書作長客，病逢僧
侶欲爲家。嚴徐東馬今安在，豔豔滄紅白露霞。

宛平慶博如先生(珍)題楸陰感舊圖詩：紅杏青松事太迂，美人名士
莽平蕪。瓊花我已傷花落，况見楸陰感舊圖。樹獨如此總銷魂，蕭寺蕪烟
日易昏。載酒看花吟未了，十年心事漫重論。

楊赫坤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詩外逃名二十春，至今欲見更無因。不
知楸樹蕭疏裏，猶著坡仙貧病身。

李吉麟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詩人何處哭禳風，古利重來頭白翁。縱
使丹青能寫景，足音不入畫圖中。

周天球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楸陰如畫牡丹紅，嘉樹無忘賦角弓。似
歷滄桑千萬劫，尙留畫本二三叢。當年載酒人如玉，此日披圖爪印鴻。好
語先生莫惆悵，雲烟過眼太匆匆。

董玉書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楸花疎落瓊花香，蕭寺尋幽對夕陽。松
石畫圖重閱試，詩家一例感滄桑。三十年前憶舊遊，雲烟過眼不勝愁。南

香港的雜誌

香港之有「海派」雜誌，恐怕要推宇宙風逸經社合辦的「大風」爲開
山祖了。大風的社長是大華烈士簡又文，創刊於民國二十八年春。簡君雖
貌如老粗，却雅愛文事，尤喜辦雜誌，初以大華烈士筆名爲論語半月刊撰
西北東南風，據述時人軼聞趣事，每則數十至百餘字，使讀者閱時閱後笑
口難掩。後辦逸經半月刊，出版之日，在斑園(簡君滬寓)遍請滬上文士
，大放爆竹以示開張之喜。出版後以內容精彩，銷數極佳。至八一三停刊
，簡君舉家遷港，烽火漫天，而辦雜誌之心不死，函邀逸經編輯陸丹林君
去港，並請宇宙風社合作，於是一陣大風，遂起於香港。

那時候的香港還是一片出版文化的處女地，星島日報大公報立報，還
未出版。印刷所寥寥若晨星，印雜誌直若外行。除印刷困難之外，出版雜誌
的最大障礙，是香港政府對於雜誌出版者要收三千元港幣現金保。幸簡君
不是措大，其時港幣一元合國幣還不到一元一角，保證金又有月息二厘，
遂於印刷問題解決之後，籌集保金繳付港府堂皇出版。創刊號中有葉恭綽
、老舍、謝冰瑩、陶亢德、朱樸、馮自由諸氏的作品，琳瑯滿目，再加以
華僑日報上的全封面套色廣告，把這陣大風吹遍港九，況且那時廣州未失
，香港寄內地郵包未斷，大風簡直是風行全國，銷數竟逾一萬。到後來宇
宙風遷廣州出版，大風遂由簡君獨辦，兵力一分，未免少勁，及至廣州陷
，郵路斷，大風銷路自更減少下去。到現在香港也失，大風恐已影蹤全無
，誰知道這個會爲香港雜誌界墾荒者的刊物幾時再能供人購讀呢！

與吾儕添掌故，詩箋題罷話菱湖(書亦以菱湖圖題)。日下相逢兩鬢華
，依依情誼舊通家。不堪回首揚州夢，愁對詩人沈落花。

陳訓先生題楸陰感舊圖詩：舊遊成夢夢成烟，小立楸陰意惘然。閱盡
滄桑餘此樹，婆娑猶倚寺門前。斷井頽垣徑已荒，迷離枯草自斜陽。十年
回首稱觸地，無怪腰圍瘦沈郎。重提往事不勝情，潦倒風塵已半生。今日
京華一樽酒，願從古寺聽鐘聲。載滿奚囊便出都。家山小別憶尊罍。神堂
他日副詩稿，證得鴻泥認此圖。

江甯管運衡先生(之樞)題楸陰感舊圖詩：懷古無殊後視今，瓊花有
寺幾來臨。當時主客都何在，空曠年年老樹陰。長楸松杏圖卷新，悽然入
例述成陳。滄桑變後重尋寫，感舊人哀舊人。

滙縣王顯齋先生(實生)次溪以楸陰感舊圖詩題詞輯本題：風景蕭
條噪暮鴉，茶烟輕颺石闌斜。楸陰如夢僧難老，感舊重因沈落花。忍看傷
心第二圖，綠聽水屢費工夫。香松紅杏依然在，能抵長楸一頓無。沈約原
爲後死朋，幾回根觸到徐陵。劇憐異代興亡感，又有多情張季鷹。尋詩載
酒常年事，誰把游蹤認綠苔，多少名流凋謝盡，楸花依舊向人開。

朱樸啓事

頃見有「興亞月報」者，內有署名
「朱樸」之作品，查並非本人所作
，不敢掠美，用特聲明。

再本人除主辦「古今」外，向不在其他刊物撰
文，合併聲明。

事，惜乎批評時代，難免未能盡如人意，且內容枯燥，閱者難得，銷路之
少，概可想見。不過周君是有心人，辦雜誌志不在乎進益，矢志努力，不
屈不撓，以代售書店陰陽怪氣，索性斥資自開書店，定名時代。有志者事
竟成，到去年香港文化戰士們聯合反對國民黨，周君既富於資又爲港地出
版先驅，自有羣衆擁護，結果雖非文壇盟主，已是一員大將，雜誌銷路漸
增，雖因售價特廉，仍須虧本。而且餘勇可賈，在去年夏秋之際，另出時
代文學月刊，由東北作家端木蕻良君主編，厚厚一冊，只售三角，但因內
容實欠高明，讀者殊少云。

三十年入夏前後的香港，雜誌出版之多實足驚人。最先出現者爲鄒韜
奮主編的大衆生活(周刊)。鄒君挾其昔日主編生活的餘威，加上「抗戰以
來」讀者稱快的餘勢，周刊一出，香港紙貴。內容仍是一套罵中國黨老爺
，譽蘇聯黨大人的老調，口誅筆伐，把國貨黨老爺罵得體無完膚，到後來
也給香港政府的檢查處檢查得體無完膚，二十四頁之中足有一半是白紙。
因了大衆生活的銷數甚好，鄒君一系戰士中又繼出「青年智識」(周
刊)，主編者是張鐵生君。內容也是「革命底底」，青年總是革命之士，
銷路自也不惡。繼青年知識而現者，是茅盾君的「筆談」(半月刊)。這
刊物的內容很像論語和人間世，不過較爲「革命」。茅盾君原是著名文學
家，撰稿者又多知名之士，故內容雖不能算真個精彩，讀者却亦稱衆。
在香港最後出版的雜誌，是中國評論(周刊)。這是官方的刊物，但
態度比較中正和平，對反官方的刊物並不設罵，可是出不到幾期，香港失
陷，和各雜誌與香島共存亡了。

讀本刊起學

古今月刊 (第三期) 補談汪容甫

容甫

邱艾簡

邱艾簡

三八

故吧，容甫先生每逢阮芸臺回到揚州時，輒謝之若浼，不與一面，但是阮芸臺對於容甫却仍恭敬異常，呼爲老前輩。

某年阮芸臺擬在揚州蓋家祠一座，苦無空地，適阮宅右隣舊屋，芸臺乃出資購其地，以遺家祠，動工時，容甫過其地，晒之。有人告芸臺，阮亦不解其何以晒也。及家祠落成，芸臺遍招親友，往參觀，人皆讚贊其家祠如何華麗莊嚴，工程如何浩大。當時容甫亦在座，晒曰：「屋雖華麗莊嚴，工程雖浩大，其奈不合定制何！速召工匠毀之可也。」阮不解，請其故，汪曰：「焉有祀祖宗之家祠乃位於住宅之右乎？」芸臺忽省悟，然祠已落成，毀之又殊可惜，乃請計於容甫，容甫笑曰：「是易耳，在家祠之右再造一住宅，則家祠位於兩宅之中，不亦愈乎？」阮大喜，謝之，然心終不釋也。吾人今日如過揚州之太傅街，尙可得見阮氏家廟之位置於兩宅之中，而最右之宅實較左宅爲新也。

容甫性孝母，妻極美賢，然妻終不得於其母，容甫爲孝母故，乃出妻，然精神之苦痛當不可言喻，容甫日後之愈形狂放，或亦此種精神上之

讀本刊第二期經堂先生的「談汪容甫」一文，不禁引起了筆者的興趣，姑且客串一次東施，補談一點汪先生當年的逸事。

筆者亦江都人，和汪先生有同鄉之雅，迴憶十三四歲時，從吾鄉老儒孫先生壽儀受業，汪先生爲有清一代研究小學的大師，同時也是做駢體文的好手，而孫先生也具有同好，因此對於汪先生遂極端崇拜，平居講學時，暇輒閒談汪先生，上自文章下至瑣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汪先生對於學術上貢獻，早有人作詳細之探討評論，筆者則僅僅將幼時所聽孫先生講汪先生的瑣事而爲經堂先生所未曾述及者，補記幾則於后。

汪先生的科第雖僅爲一名秀才，然其學術文章，早已譽滿海內。距離揚州三十餘里有地名十二圩，該地爲清初鹽船薈萃之區，蘇東坡前赤壁賦之「軸轆千里」四字，正可爲當時十二圩之寫照，某年十二圩河上忽發生大火，延燒連兩晝夜，結果焚燬鹽船近千艘，死傷幾三四千人，實爲清初之一大浩劫。汪先生是年僅十七歲，因事適

再覆吳敬恒書

章炳麟

古今文選

稚暉足下。前得手書。迭次作覆。今見足下復以此函登諸新世紀中。故復詳疏本末以報。僕始終視足下。非革命黨也。非無政府黨也。非保皇黨立憲黨也。曰康有爲門下之小史。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云爾。足下輒以陵轢同輩爲言。誰視足下爲同輩者。乃牽涉陳範事。摘僕所著慰丹傳中之言云「清鉛山知縣免官欲報仇者以相詰。陳範素以賊吏得名。淫昏欺詐。至免官後尙然。凡人書信札封而與範。題云大老爺則怒。題云大人則喜（範曾捐升知府）。此得爲真革命黨乎。至云提考監。戴銅頂。二者吾幸脫焉。少小未嘗應試。至今猶是漢族齊民也。足下嘗中式鄉試。私臆他人。非舉人即學官弟子。盜跖以餘財汙良家。何足與辯。僕意固非謂應科舉者。即不得爲革命黨。亦非謂曾入仕途者。即不得爲革命黨。要在觀其行事而已。陳範以賊吏免官。發憤而言革命。其心詐僞。非獨僕一人知之。若如香山陳景華者。殺岑春煊差官。因被拘劫。遂入革命黨中。當其攻殺差官時。已有硬直犯上之氣。故其言革命爲可信。亦誰得以陳景華爲免官報仇者。如範之倫。固遠非景華比矣。民族革命光復舊物之義。自船山晚村以來。彰彰在人耳目。凡會黨戶知之。凡婦女兒童亦戶知之。非自僕始。僕安得以革命黨前輩自居哉。世有村駘。或沈淪科舉仕宦之間。與昌言立憲變法而卒自惜其非豹變龍擊以歸於革命者。吾方馨香頂禮以造其門。獨于足下則異是。要以行事推知耳。昔聞康子有日月二侍者。怪而問其徒黨。

當時揚州除有這位文章名天下的容甫先生外，尙有位「三朝元老，九省封侯」(引用阮氏門

則曰。林旭者。吾師之外甥也。吳曉者。吾師之外甥也。此所以林旭與吳曉之名也。前此作慰丹傳。由革命評論社人屬僕疏記。以充篇幅。書此相付。草次操觚。錄其事狀。所以發揚芳烈酬死友于地下者。無過毫末。痛心之事。言之能無詭乎。慰丹而外。死友復有秦力山氏。欲爲作傳。至今未成。誠以二子之提倡口口。收效至宏。與僕交義亦最摯。悲痛慘怛。度越恆情。故欲記其事而不能措諸文辭。若無革命評論社人之請。斯傳雖至今不作可也。而足下謂以此爲表旗。足下思想自由。僕亦豈能干涉。但自述素心。如是而已。足下詰僕云。口口口君果有其人否。何以屢詢留歐同人。無知之者。新從東方來之人。亦不之知。今告足下。口口口乃一幕友。前歲來此游歷。與僕相見而說其事。至其語所從來。僕何必問。度金陵皆已知之。足下雖以死抵調。賜顧請安之事。卒不可諱。且足下既見明震。而火票未發以前。未有一言見告。非表裏爲奸。豈有坐視同黨之危而不先警報者。及巡捕抵門。他人猶未知明震與美領事磋商事狀。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與明震通情之的證乎。非足下獻策之的證乎。僕置入獄以後。足下來視。自道其情。當是時。足下亦謂僕輩必死。以此自鳴得意。故直吐隱情而無所諱(即賜顧請安等)。及今自掩。奈前言不可食何。乃云「何不勾口君親叩俞氏」。足下既自述。僕又得二子證明。證據已足。又安用復叩爲。又云「歡策語與對學生語。未容隨便填寫」。足下試念。僕作慰丹傳。非法廷錄供之爰書。有其事則略記其語。甯能適與聲氣相肖。非獨僕然。自來記事者皆然。足下自命爲無政府黨。與法律相攻。願于尋常記敘之言。欲以法吏錄供爲例。豈足下不知文禮耶。抑攻擊法律者。所以自便。而挾持法律者。所以禦人乎。足下以直供錄報主筆讓僕。

抑足下入獄省視時。已自述行期。倉猝告別。既為通逃之人。無從捕錄。又何隱焉。足下復以簡選都龍讓僕。抑僕豈願入網羅。以珠抵謁者。徒以學社未理。是故守死待之。猶軍吏之死城寨。不然。何苦而不自藏匿耶。學社之爭。僕與慰丹發之。『革命軍』為慰丹所著。僕實序之。事相牽係。不比不行。僕既入獄。非有慰丹為之證明。則『革命軍』之罪案。將并于我。是故以大義相招。期與分任。而慰丹亦以大義來赴。使慰丹不為僕事。亦豈欲自入陷阱者。口氏雖以他事見捕。而人證未具。則獄不速決。獄不速決。則僕與蘇報館中三子。將永繫于捕署之中。是故亦以簡選口氏。昔呂安嵇康。辭相引證。吾但知漢士先賢。有此成例而已。安知所謂落水求伴者哉。文辭記載。自有詳略。但說慰丹入獄。義不負心可也。縱自述簡選事。于僕何損。而當深諱其文耶。愛國學社先進諸生。忿于社事。抵慰丹之門。拋磚罵詈云。『章某已入獄。爾不入獄為無恥。』此非足下教之乎。僕于此事。蓋亦未及詳載也。足下昨晚報仇。與主父僱朱買臣輩異世同術。而外以博大之語自文。且前在學社。目中惟有南洋退學生。今在巴黎。目中亦惟有法國留學生。自此而外。四千年四百兆之土民。一切與大羊同視。黨見狹陋。並世無變。而反以心量過狹議人。此固足下所當自省者也。足下本一洋奴資格。迨而執贊康門。特以勢利相緣。非梁啟超陳千秋輩從之求學者比。先生既敗。文武道窮。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雙大鬧。忘其雅素。一則曰吾年長。再則曰君年少。是明以革命先輩自居。而反以是議人。何其自戾。足下果年長耶。保者艾者。不在多言。蓋而口。加令低。善而而。加令後。斯已矣。此亦足下所當自省也。

介紹上海四大日報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國民新聞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平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編輯後記

——介紹周黎庵先生

本刊創刊號出版後讀者歡迎之盛況，我已在第二期的「編輯後記」中約略述及。不料第二期出版後讀者歡迎之盛，更甚於前：印數增加之後，依然供不應求。我們一面雖感到精神上的欣慰，可是一面却又感到財力上的困難。因為現在原料飛漲，百物騰貴，本刊每冊成本約需二元，而售價祇收一元，所以讀者要求再版，我們實難應命。區區苦衷，敬希讀者諸君鑒諒！

本期的內容比較一二兩期，更為精采。周佛海先生於政務紛忙之際，竟肯撥其餘冗，特為本刊寫「苦學記」一文，不特本刊引為殊榮，抑且為一般讀者慶幸。周先生此文為近年來文壇上所罕見之傑作，其對於現代青年精神上之鼓勵，不言可喻。古今中外的偉人名人，十九是由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讀周先生此文益信。

餘如「爰居閣雜談」，「龍堆雜拾」，「記爰居閣主人」，「崇效寺椒陰感舊圖考」，「香港的雜誌」，「補談汪容市」諸文，各有特色，值得一讀。「談英國人的迷信」一文，別開生面，尤饒趣味。

末了，我要向讀者報告一個好消息：就是我每月須往來京滬，不能傾全副精力從事於本刊，因此自本期起，特聘周黎庵先生為本刊專任編輯。周先生過去曾任著名雜誌「宇宙風」編輯多年，筆墨文壇，已非一日。自今而後，本刊的陣容愈益堅強，其裨益益眾固，這一定為讀者諸君所樂聞。

介紹南京兩大報

中報

社址：南京朱巷路

時代晚報

館址：朱巷路
電話：二二五九
二二五八